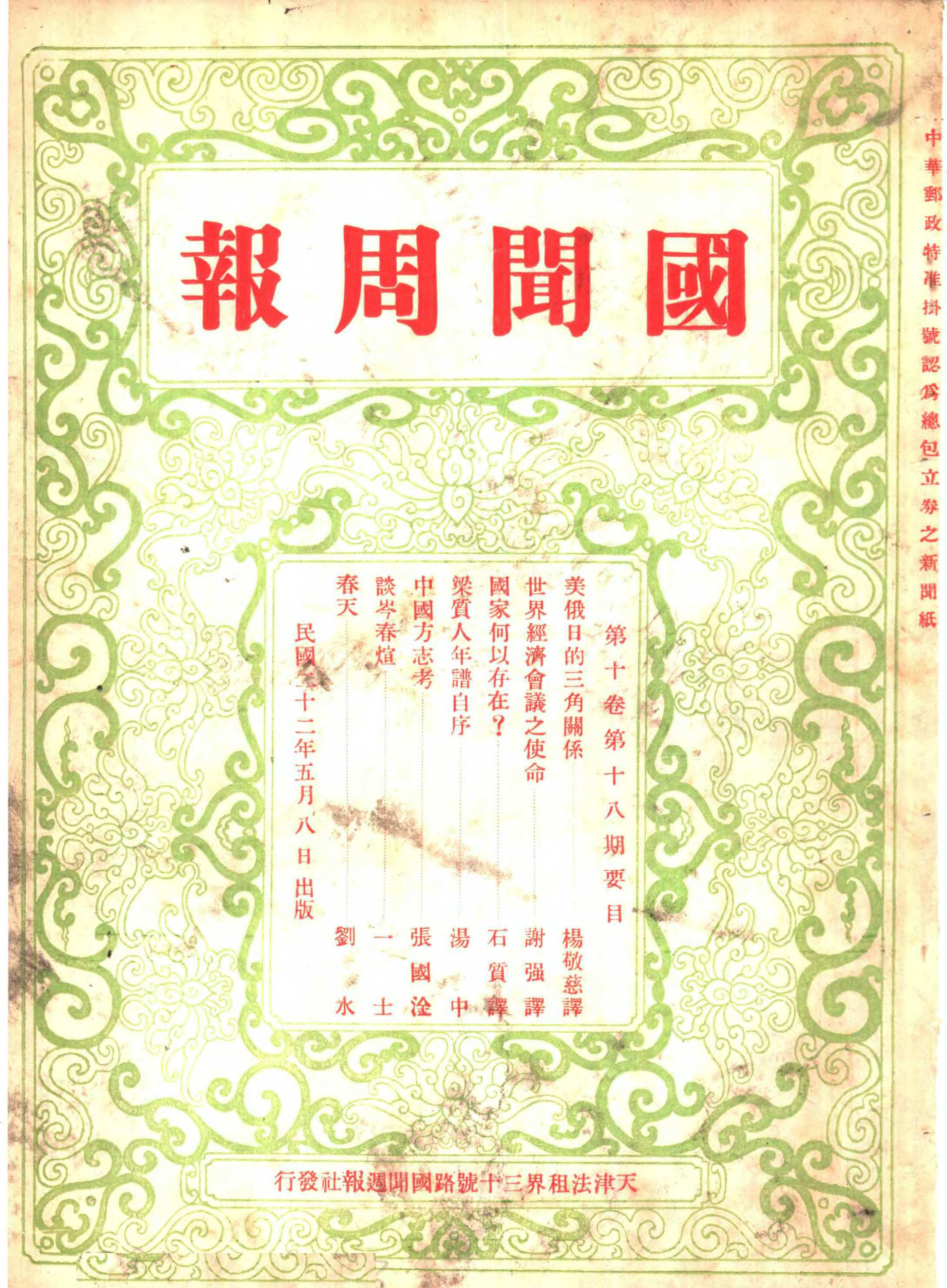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第十卷第十八期要目
美俄日的三角關係……楊敬慈譯
世界經濟會議之使命……謝强譯
國家何以存在？……石質譯
梁質人年譜自序……湯中
中國方志考……張國淦
談岑春煊……一士
春天……劉水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八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繕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泰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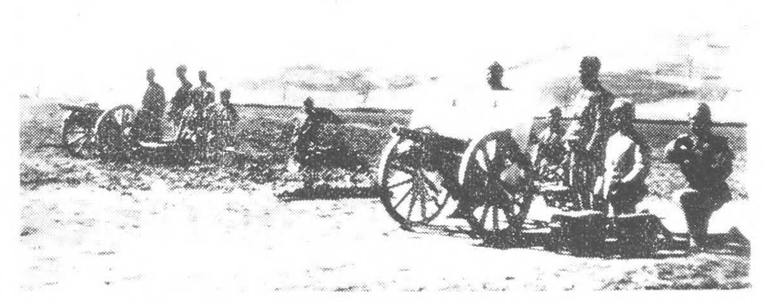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七點加車 三等									七・〇〇	七・三六	八・一九	九・一九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一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一・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十二點加車 三等				一二・三〇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一三・四五	一五・三六	一六・一〇	停								
第一六一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三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六・三三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三	一四・一三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浦口開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一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多倫沽源間之形勢



孫殿英軍之砲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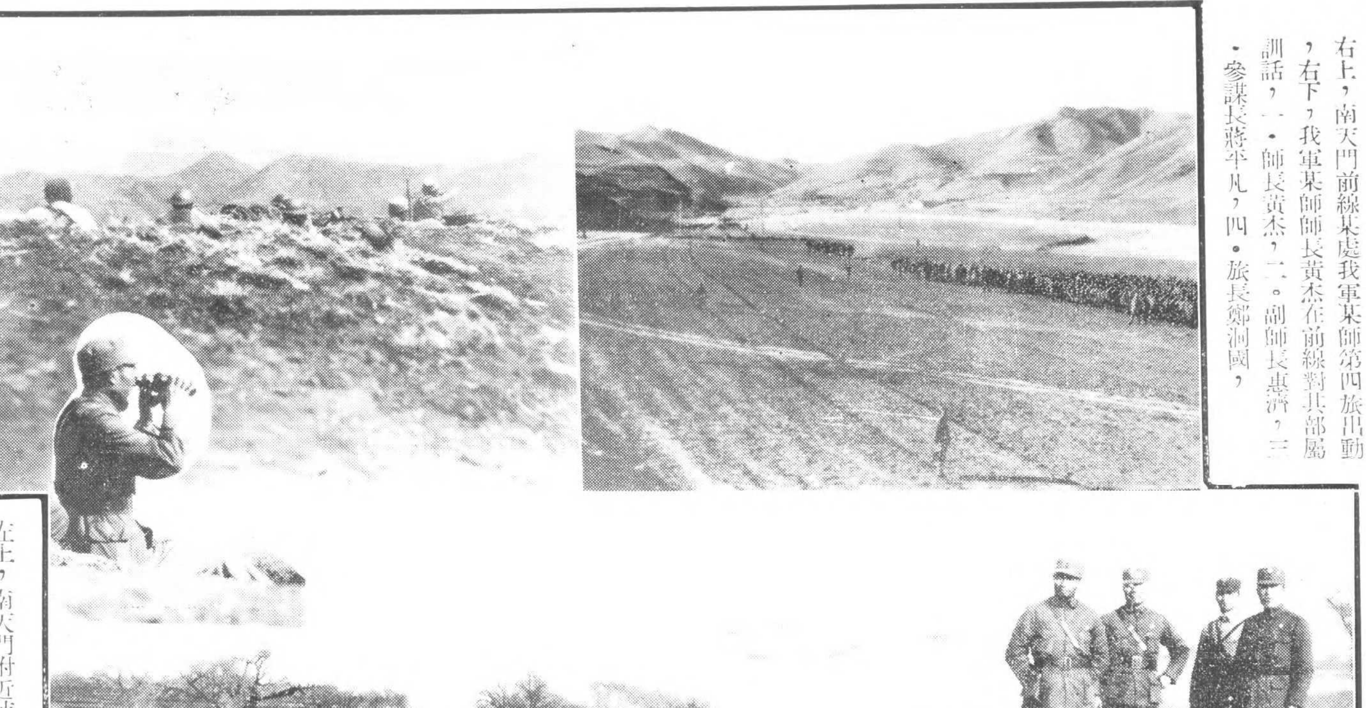


本月二日俄大使呈遞國書時之光景（南京中華攝贈）



上，沽源多倫間遊擊蒙匪之我軍，下，沽源多倫間之唯一重鎮平定堡市街之一部，（本報特派記者惜夢攝）

南天門前線之我軍



右上，南天門前線某處我軍某師第四旅出動，右下，我軍某師師長黃杰在前線對其部屬訓話，一．師長黃杰，二．副師長惠濟，三．參謀長蔣平凡，四．旅長鄭洞國，

左上，南天門附近陣地我軍對敵射擊之情形，左中，我軍師長黃杰在前線指揮作戰，左下，日機用燃燒彈炸焚石匣鎮，焚燒時之慘狀，

中宣會戰地攝影隊贈

時人彙誌



高廷梓

高廷梓，廣東新會人，年三十六歲，國立北京大學文學士（一九二一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一九二三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一九二六年），回國後歷任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兼政治學系主任及圖書館主任（一九二七年至三二年），廣東晨報創辦人兼社長及總編輯（一九三二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簡任秘書兼代理教育司司長（一九三二年），現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長，著有英文「調劑勞資糾紛方法」等書。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八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五月八日出版





美俄日的三角關係

楊敬慈譯述

> 美俄日的三角外交關係，可算現代國際問題中最複雜的，三國分合聚散，更支配遠東未來運命，中俄復交，問題更趨複雜，日閥在北滿與俄搆釁，問題尤形嚴重了！這篇論文，是日本左派評論家清澤洌，在四月號「文藝春秋」雜誌發表的，將三國外交關係，分析得狠細，說日本外交家惱恨中俄復交，逼着美俄聯合對日，譏誚內田外交爲無策外交，確是獨具隻眼，奈日閥之終不憬悟何！
>
> 譯者識

一 日俄接近的傳聞

美國如果與蘇俄握手的話，功勞最大的，總得要數到日本的內田外相。

日本的外務省，這些時候，不論究竟是和世界的那一國做敵人，自己總覺得蘇俄早是囊中之物的了。原來，莫斯科政府，確是較比任何國居先，承認蘇俄領土內的「滿洲國」領事，據當時日本各新聞社收到的長春電報，連二接三地說：蘇俄不久即將承認「滿洲國」，說得異常熱鬧。在那個時期之內，臨時集中國境的赤俄軍隊，當然也是向後方撤退的。

時候也眞巧得狠，松方氏的煤油協定，也接着成立了，這個不僅是一種商務行爲，並且是日俄國交改善的象徵，含着極深奧的意義，難怪日本國民欣喜欲狂了。據我們已往的經驗，國際間的商務行爲，能彀引起國民如此深切的注意，怕還是空前之舉罷。

不但祗是日本相信日俄能彀握手，就是那含着銳利眼光注意日俄關係的美國，也是這般揣想的。當時美國「現代史料」雜誌說：「日俄兩國在滿洲的緊張，已經消滅了。加以蘇維埃政府，有撤退國境警戒部隊之說。日本和蘇俄，現在都不希望戰爭。松方氏的日俄煤油協定，已經成功，第二步的計畫，是日本方面，準備再訂立購買大宗巴克煤油的協定。總之，日俄之間，是沒有戰爭的危險性了。如果懸案中的日俄不侵條約能成功，蘇俄也許用承認「滿洲國」，作爲交

攜條件……」。

在這時候，松岡代表又堂堂地入莫斯科，預定住一兩天的，也推延了四五天，與俄方最高當局晤談，交換意見，更難怪世人認爲日俄有提攜的可能性了。

松岡在莫斯科，和俄方要人的談話內容，我們當然是無從知曉的，却是松岡自己似乎很有自信似的。去年十二月七日國聯大會席上，英外相西門提議，邀請美俄兩大國參加二十一國委員會，日本代表就說：「美國是否參加十九國委員會，確是一個疑問。至於蘇俄的參加，就我個人看來，是絕對不會有的」（十二月八日東京朝日新聞），松岡這篇演說，似乎依恃着蘇俄的協力及援助，來抵制聯盟，所以國聯大會再沒有說別的話，祇把萊頓報告書，移交十九國委員會，日本終於佔在有利的地位上。

二　日本外務省羞惱成怒

日本外務省，對於蘇俄一切，抱着樂觀的時候，恰好就在日內瓦那地方，發表了中俄復交。這件事情，對於當時的外交，發生了甚麼影響，現在也許還不是發表的時期，但是日本內地，却是大大吃了一驚，不知道說甚麼的好，連東京朝日新聞社論都說：「和蘇俄的關係，正走到一半的路程，忽然轉過脊背來，對於蘇俄的希望，也不肯考量一下，像日本這樣的無策外交，……終於弄到爲日本前途使人不能安心的結果」。

在這些受驚的人們中，最爲狼狽的，是日本的外務省了。本來，日本的外務省，甚麼時候都帶着受驚的樣子，現在也許不致於成爲甚麼問題，却是那種狼狽的神態，實在是過於癡呆，不能歸之於嬌羞一類，所以這事終久是不能不弄明白的。

一旦知道中俄已經接近了，素來架弄着蘇俄的外務省，立刻開口大罵，馳名中外的「外務省發言人」的舌頭，大動特動起來。既罵蘇俄賣友，又說對俄將取斷然的政策，並且照抄老例，抬出蘇俄赤化運動來，痛罵「遠東的破壞勢力有二，其一爲蘇俄的共產主義，又其一爲中國的無秩序，此二者非但對於東洋，也是對全世界的威脅」。罵得一場糊塗。

在三四年以前，許可提到世界。在日本貴族院以外，居然有「赤俄的宣傳」，成爲躃跤的對手。到了現在，這種事情，不大出現在世人的眼前了。這也難怪，誰教我們遇到這種時候呢？祇是那批舌頭亂嚼的先生們，總學着女人罵街的口吻，這叫我們有甚麼話可說呢。

美國人總是這樣的想：日本若不和蘇俄爭吵，美國地位會感着困難的，到了這時候，也不能不開口說幾句話了。但

約泰晤士報駐莫斯科特派員達蘭奇批評得很俏皮：「在外交歷史上，居然有如此憤怒痛罵，實在是一個奇蹟」。就是素來同情日本的達里博士（Tyler Dennet）也說：「無秩序就是破壞的麼？中俄恢復關係一事，比較那日本徵求關於「滿洲國」的諒解，還更是罪惡麼？這兩種問題，暫且擱起不說。世人大概都很驚訝，新中俄協定，在任何觀點上，還能比那日本過去十六個月的政策，對東洋是破壞的，對全世界和平是威脅麼？日本的神經，確是緊張到了極點，幾乎發狂的樣子。現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世界已受慣赤色威脅，能彀冷靜的感受新事態了。日本在這一場賭賽上，確是失落了重要的手法」。

日本大錯而特錯的，把這件事當作小孩子們爭吵一般，替美俄造成接近的機會。我曾說過一句笑話，美俄若是携手，一定會捧着滋飯團，送給日本內田外相，作爲酬謝，就是這個原故。

三　消滅承認蘇俄的障礙

前些日子，傳說羅斯福就總統新任後，對於承認蘇維埃政府一事，狠抱着好感，這個消息的來源，因爲羅斯福在最近數月內，讀過研究蘇維埃聯邦的書籍，有十餘種之多，並且特意邀請紐約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達蘭奇，到他的家中，詳細詢問蘇俄一切情形，狠惹起世人的注意。

單是就美俄兩國的國情來說，美俄接近的機會，確是相當成熟了。蘇維埃政府，本來熱心希望和美國恢復邦交，一九二一年三月，當時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加列寧，曾向美國哈丁內閣要求恢復通商關係，國務卿許士毅然拒絕了。過了兩年，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外交委員長齊趣林又通牒總統顧理治，說是願意研究美國提出的條件，許士也立刻拒絕了。後來，蘇俄方面，用了許多手段來遊說，開洛克和斯蒂生都不去理會她。美國民衆，除去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等始終主張承認蘇俄的少數人以外，大概都是擁護政府的見解。

到了最近，情勢大變了，第一，美國經濟界鬧恐慌，美國人疑心自己的經濟組織，都狠熱心研究蘇俄的制度，從前年起，研究蘇維埃的書籍，稱得起汗牛充棟，大家都好像很喜歡蘇俄似的，不像從前那樣畏懼赤化的怪物了。

同時，美國不承認蘇俄的理由，也漸漸消失了。譬如從前最流行的「蘇維埃政府基礎不堅固」的話，到了現在，隨便甚麼樂觀的人，也不夢想蘇俄政府會自然顛覆的了。並且美國人又漸次明白，承認蘇俄政府，並不是承認蘇維埃主義的意思。還有，蘇俄政府不肯無條件的承認美國八億金元債

權問題，也是障礙之一，却是不履行債務的，不祗是蘇俄一國，如像法國，比利時，全都違背債務條約了。甚至連那最有信用的英國，能不能償還六月十五日到期的債務，還是一個疑問。所以抽象的主義問題，不像當初那樣認眞了。

以上說的是消極的那方面，至於積極的那方面，美國想承認蘇俄的眞正原因，還是美國物品和機械對俄輸出問題。一九二三年，美國輸出物品，不過祗値四百五十萬美金，到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一億一千萬美金以上，一九三一年驟然減少，到了去年，快減去十分之九了。國外國內，悽慘如同墓地一樣，難怪美國想望一億美金的對外貿易，這纔是高呼承認蘇俄的眞正原因。

四　美俄的共通政策

對俄通商，當然是承認蘇俄的原動力，自是不用說的，却是這件事情，現在的熱度也不很高，因為在美國內部，唱反對論調的人還不少，就常識判斷，運動承認蘇俄最賣氣力的，當然要數美國總工會，誰料得總工會現在却反對得很厲害。美國總工會，擁有會員二百五十萬人，勢力確是非常雄厚。總工會主席格林，抱着澈底的反俄思想，不遺餘力的攻擊承認蘇俄政府，格林說：「資本主義，美國產業界指導者的過失，以致工人受着極度的苦痛，但是工會對於承認蘇俄政府的態度，絕不是妥協的。在蘇俄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期間內，我們絕對反對承認的理由，」格林又攻擊以通商承認的說：「工人是不會被這種理論所感動的。商業原是相互的，我們想多賣些物品給蘇俄，也不能不買些蘇俄的東西，作為交換，換言之，就是要我們忍着痛苦，去購買蘇俄工人那種低廉工資所生產的物品。蘇俄的無煙煤，比較費城，波士登，和其他地方的美國煤，價錢便宜得多，自是當然的道理」。

與他國通商，另是一種說法，如與蘇俄通商，祗能交換貨物，不能出賣主義——抱着這種意見的人狠多。

那麼，為甚麼承認蘇俄的呼聲，近來何以忽然在美國騰昂？在新政府之下，好像祗是時間問題，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為日本的滿洲政策，暴露在美俄兩國的面前，纔覺得兩國有共同動作之必要。原來美國和蘇俄的對日政策，差不多是相同的。俄國從來就不喜歡日本在中國滿洲有新發展，這種情形，帝俄時代如此，蘇俄亦復如此，本來，一個國家根本的外交政策，不容易隨着政體變更的，研究蘇俄外交史的人，都狠明白這一層，所不同的，祗是行使外交政策的手段，是用劍或不用劍罷了。

不可思議的巧合，美國的對日外交政策，恰好與蘇俄相同。去年十一月，國務院曾發表一篇外交文書，是在歐戰末

期，日本將西伯利亞收歸軍事管理的時候，美國務卿蘭辛訓令駐日大使莫理遜提出抗議。威爾遜在巴黎和會，壓迫着日本將山東省退還中國，更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後來，以嫌惡蘇俄著名的許士，在華盛頓會議，又迫令日軍退出俄境，許士這種舉動，決不是向俄國討好，祇是防遏日本在亞細亞大陸發展，因為這是美國傳統的國策的原故。

在他們的地位上說，這自是迫於自衛的必要手段，但是日本基於自衛權的發動，有事於滿洲的時候，調兵遣將，舉國騷然的，不是國聯諸國家，却是美俄兩國，由此可見美俄兩國，對於日本顯然有直接共同利害關係。

五 美俄的共同利害

美國務卿斯蒂生，在去年一月七日，發表「不承認違反非戰公約造成之任何事態」主義——換成普通人的話，就是不承認「滿洲國」宣言。幸而國聯追隨着這宣言走，總免却對於美國的憂慮。剩下可憂的事，是蘇俄的態度，非但曖昧不明，還偶爾露出承認「滿洲國」的神氣來，眞是狡猾極了。

替蘇俄方面想，忍耐等機會，「天上自會落下餡餅來」的，因為美國起初既已宣言不承認「滿洲國」，萬一有一國加以反對，予以承認，美國道德上的地位，當然會降低的，狡滑的蘇俄外交家，難道會看不破這一點麼？據我想：當時蘇俄所以微露承認「滿洲國」的態度，說是和日本講親善，還不如說是對待日本的一種政策。因為這番做作，使美國感着不安，有急於承認蘇俄的必要，蘇俄就可坐享其成了。像斯蒂生那種老辣的外交家，居然也會墜入蘇俄誘歡之計，吐出承認蘇俄的語調。據當時美國消息靈通者言：「聞斯蒂生氏亦贊成承認蘇俄之一人，相信彼會在暗中努力，惟胡佛堅不肯允」（見 Recognije Russ sia Now, by Louis Fischer The Nation. Dec. 28, 1932）

原來，外交問題，本非一時的感情衝動所能轉移。近來報紙上最令人捧腹噴飯的話，不說英國與日本疏遠，就說法國傾於反日，好像國家的態度會天天變更似的，未免把外交問題看得近於兒戲了。眞正的諒解，眞正的協同動作，必須有共同的目的，纔能發有的，英日同盟，就是個最好的證據。美國和蘇俄的態度，本來是若即若離，時隱時現，自從滿洲問題發生，纔發現了共同目的。美國某名記者曾說道：「現在華盛頓與莫斯科兩政府間殘存的唯一方法，祇有擴大準備對日挑戰的一件事」（見 Fischer 文中），話雖說得過火一點，確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現在美國充當美俄復交運動先鋒的，以軍人為多，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

六　美俄聯合以制日本

美國參謀部長馬克沙將軍，去年秋，漫游歐洲，途中經過土耳其首都，當時美國新聞頗注意此事，因為蘇俄的軍事專員，那時恰住在那地方。一般人傳說，是美國承認蘇俄的前部曲，否則美國參謀部長何必親自出馬呢？尤其惹人注意的，因為滿洲事變勃發之初，馬克沙將軍曾獻策於政府，主張美俄提携，為牽制日本行動的唯一有效策略。

最近美國蘭德上校（Colonel Lewis Landes）組織「承認蘇俄美國委員會」，蘭德的意見，承認蘇俄，不但經濟關係上應如此，在將來美日戰爭，也有莫大的利益，宣言書說：「我是一個軍人，萬一不幸不能與日本避免衝突的時候，蘇俄的友情，我們可得着何等利益，是我狠知道的」。

上院議員强生的蘇俄政府承認論的理由，也是以日本為目標的，「日本設想，蘇俄政府崩壞，必博得世界全體喝采的，我們要想日本改正這種謬見，所以有承認蘇俄之必要……日本時時刻刻地想進攻蘇俄的，這種舉動，當然得不着美國道德的援助，我們應該把態度表明。現在與蘇俄恢復平常關係，是防止東洋的危險的唯一有效方法」。

以上所引各種議論，我們可以明瞭美國對俄傾向的一斑了。

據蘇俄方面廣播消息，說胡佛所以拒絕承認蘇俄的理由，因為胡佛從前曾募欵救濟俄災，當時俄政府許以採礦權，作為報酬，後來蘇維埃政府沒有履行的原故云云，這些話大約靠不住。祇是胡佛在性格上與蘇俄格格不入，既換了自由主義的羅斯福，承認蘇俄一事，當然快要成為事實的了。

現在羅斯福的眼光，分射在蘇俄和日本的身上。美國承認蘇俄的理由，前文說得很多了，大約不遠的將來，先由交換通商代表入手，同時對於日本，也必然將斯密生外交惡化的國交，漸次地引回原態。

美，俄，日三國各自保有獨特的地位，三國都感覺不安的。這種情形當然不能長久下去，或者是三國聯合，或者是兩國聯合來對付其餘的一國，這是必然的歸宿。却是像前文所說的，一年有半不給答覆（例如俄日不侵條約），問題發生以後，祇會張口亂罵（例如中俄復交以後），那麽，聯合的兩國，當然不會是日本與蘇俄的。又如南洋委任統治島問題，本是許多問題中的一個小問題，政府反大放厥辭，損害對方的感情，那麽，聯合的二國，也當然不會是日本與美國的了。一國分頭與兩國作對頭，攻擊兩國，當然是迫令美國去和蘇俄携手，這在數學原理上，也是確切不移的道理。

我再重複說一遍——內田外相的無策外交，對於日本真是不幸之至。我想：三國能聯合為一，是上策，進而與兩國中之一國聯合，是中策，快些決定前進的途徑，免得後悔無及。

（完）

世界經濟會議之使命

Sir Walter Layton 原著
謝強 譯

本文譯自四月份「外交季報」，原作者「萊頓氏爲倫敦 Economist 雜誌編輯，現爲世界經濟會議專家籌備委員會委員之一，此文以專家眼光，自英國立場，暢論六月十日倫敦經濟會議應負之使命，及各國應有之態度，詳盡切要，可爲研究國際經濟問題者之參攷。爰特迻譯，以餉國人。」

一

將在倫敦開幕之世界經濟會議，可算是歐戰以後，所有的國際會議中——除了巴黎和會外——，關係最重大，預料最有希望的一個。因爲，到現在誰都承認經濟恐慌確非一個政府的力量所能解決或挽救的。過去事實已充分證實，一個政府單獨的行動，若不先以其行動將來對於他國發生之影響聰明地考慮一下，其結果反使恐慌愈趨深刻，嚴重，縱然他獲着一些小利，至多也只是相對的。總之，如此明顯，範圍如此廣大的一個迷惑，矛盾的圈套眞是歷來所罕見的。

例如，在今日的世界，幾乎每一政府都在採用限制進口政策，以維護其國內經濟利益。那知，出此策者愈多，此策的吸引力亦愈大，他的效用乃亦愈失，蓋那一國的進口貨非爲他國的出口貨。這種政策簡直是自殺政策，然而，那一國敢獨自跳出這圈套？誰不怕自己國家，非但出口無增，反一日變爲他國貨物傾銷的場所？正爲了這個原因，世界商業生產的日漸衰落，唯有在國際間協助合作中，才能找到一絲挽救的希望。世界經濟會議的使命就在實現這個國際間在商業，金融，貨幣上協助合作的理想。

吾人深盼，在共同目標下，此次會議能够很順利地進行。在以前，我們常見，無論經濟，或政治性質的會議，其中大半時力都費在調解融洽兩極端難容的意見上。這種現象不應再在倫敦發生了。當然有些國家對于放棄金本位後貨幣價值的安定問題，關係較他國尤爲密切重大。有些國家或更注重減低關稅，廢除進口貨，匯兌，限制政策等問題。這都很確的，但是各方的利益，並不衝突，相背，而是相同一致的。誰也不願意保持貿易的障礙，誰也不希望目前世界金融不

安定的狀態永遠繼續下去。我們相信，沒有一國應當抱「先與我以代價，然後和你們合作」的態度。若有人以此次經濟會議視作「買賣者講論價錢」「求人讓步」的場所，那是最危險的謬見。

二

在希望經濟會議能獲得任何滿意的結果以前，有兩個先決條件應預先達到的。第一消滅以前政治上種種歧視和緊張狀態。若是此次會議希望能成功的話，每一政府對于其他政府當先有十二分的信任心。只要大家都如此，很多的事，無庸外界干涉，歐洲內部自己能解決的。目前我們正在努力企圖以和平手腕解決現有各種爭端，若法意，法德間的問題，些微的成功能直接影響於裁軍會議的進行。美國政府的態度亦漸趨好感，斯蒂生氏在去年正月，八月，兩次宣言中，已將美國對于將來戰爭的態度明白地表示於全世界，而世界亦很感激地接受他的意見。當然，經濟會議無須等待裁軍，安全，諸問題解決後才舉行。可是數日內，此種問題若有相當諒解和進步，則政治空氣的緩和足以把阻礙世界商業的一切疑慮猜忌的心理，至少，消除一半。

第二，戰債問題當先有最終的解決。一般專家對于這問題的意見早就一致的。楊格計劃專家委員會，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集會時，曾以各國政府間支付問題——包括賠款，戰債，為他們報告的關鍵。依照他們的報告，去年洛桑會議遂能將賠款問題暫且解決，歐洲各國間戰債亦暫為停付。洛桑會議告終後，國際清理銀行董事部又以貨幣改造的立場發表類似的意見。世界經濟會議專家籌備委員會在其報告中亦曾有下列的一段話「戰債一日不得解決，則世界經濟財政金融的改造上，最大的障礙一日不得消除」。

專家委員會以戰債問題為恢復世界經濟之「先決條件」。在這點，深望大家勿誤會，以為戰債協定自身不足影響世界經濟狀況的。反之，戰債協定是舉世所歡迎的，同時，這是美國的好感，和其堅決的合力重建的精神上的表示。如此複雜麻煩的問題能一日澈底解決，其直接影響，正和洛桑會議一般，至少足使人民信任心激增，物價上漲。

可是事情不是這般簡單，戰債影響于經濟恐慌無論怎樣利害，我們當明瞭；目前恐慌的嚴重性及其損失之重大已遠過於戰債所及的數目。有人估計，美國遭了恐慌後，每年全國的收入，自一九二九年起，減少至少三千兆金元，這數目比所有戰債，（包括本息，）的數目大三倍，比每年所償還的戰債多百倍有奇。一九三二年美國國外貿易的總值僅及一九二九年百分之三十。商業衰落之速有如是者。是以目前世

界的經濟恐慌，其性質之複雜，問題之嚴重，範圍之廣闊，遠非戰債一事所能及。在這種狀況下，縱把一切戰債消除，經濟凋敝亦未必能立即挽回的。

然而，戰債問題的解决是第一步工作，若是重付戰債的消息一旦傳出，那麽，全世界心理上所受之影響，國際匯兌，金融市場直接遭着的打擊，會使恐慌愈趨深刻。美國所蒙的損失決不少於他國，其財政上所損失的以貨幣計，反而將遠過於所收還的戰債。同時，在這問題未解决前，沒有一個國家能確定其在貨幣或商業上應有的方針。

在此討論戰債問題的細節，似不相宜。也許在此文發表時，美國已在進行磋商中，亦未可知。其實，每國苟能了解他國的地位和立場，磋商之成功並非難事。茲將英國對於這問題的意見，略述一二，或許有利於商議的進行的。

英國的意見是這樣：戰債問題不能視作市場上「講價錢」一般的事。第一，我們要求戰債條件的修改，不獨爲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也在替我們的債務國着想。第二，有人謂英國提出之步驟， 其動機在和他國作利益上的交換 (quid pro quo)，是以，將全恃國際情勢而定的，這一類話，我們根本反對的。例若，有人以放棄英國戰債爲安定金磅價值的交換品。關于這一點，很容易答覆，放棄戰債並不會安定幣值的，英國債付美國財庫的末次（十二月那次除外）是在金磅跌價的數月以前。甚至戰債完全取消，貨幣跌價的原因依舊存在，除非世界情形發生劇烈的變化。

更有建議謂美國應以放棄戰債爲債務國降低關稅增購美貨的交換品。這點更無意義了。債務國無力償還債務，原因不是爲了債務國購買美國貨物太少，恰巧相反，正因美國從債務國貨物購得太少而起。問題的關鍵是在美國，能否把他自己的關稅壁壘降低。

關於戰債，另外一點也當提起的，就是：美國若欲堅持把華盛頓認爲純係起自商務交易，（不和賠欵，及債務國間自己的戰債問題相涉的）的戰債問題，與各國分別商議，債務國並無怨見，但亦不願歐洲各國採取和美國相同的態度英國，在國聯盟約，巴黎條約義務下，不得不站在歐洲列强的地位，談判這個問題。在事實上，政治上，賠欵和戰債爲國際問題中不可分離的因素，每一歐洲國家都被牽入——德國當然亦以債務國的地位捲入。

一個國家，他在戰爭時，借給與國的錢較自己借他人的錢多，然而到現在，人家非僅逼他苛征重稅，並且將他大宗資源運出抵償前債。這是英國人民認爲最不公平的。若不把資源運出，而先從歐洲討還人家欠我們的債，再還美國的話

，即我們應立即在華盛頓規定向意，法，請求償還的範圍。不先和他們商定，顯然是不合理的，尤其是他們償債能力全靠他們和美國交涉的結果而定。換句話，商議僅可分別進行，最終的解決是不會獲得的，除非這篇戰債總賬上，所有的項目一個個都已很弄得清楚了。

以上所論的，並非含有歐洲債務國「聯合陣線」和美「講價錢」的意思。去年冬天的確曾有「一國能有獨立行動之自由」的決定。我們在此所欲提醒的就是這許多的債目，在經濟和政治上永是合在一起分不開的。英國政府認清這點，故內閣和國會不願冒然把英美兩國間商妥的辦法批准。至各國政府間債務對照表製就後，方才能批准，這是予世界經濟會議以很好的準備。

三

經濟會議的工作可分爲兩大類：一恢復貨幣金融的常態；二解除一切國際貿易的障礙。專家籌備委員會備忘錄中把金融問題列在商業問題之先，這完全爲了方便計罷了，由重要性和時間性而言，這兩問題無先後輕重可分。世界貨幣之機構爲恐慌所破壞，而他的破壞更使恐慌嚴重以及蔓延全球，可是分析到底，金融究竟是生產和貿易的僕役而不是主人，一個健全的金融制度只可說是經濟發展的要件之一，但不可謂，經濟發達由金融制度而產生。當我們在進行恢復世界繁榮時，一點當明瞭，就是，世界經濟的發展是有自由性，逐漸性的。將來世界能成爲單一的經濟機體的話，也決不能逃出此理，所以十年前高唱的國際金融制度是空想，非一旦能實行的，我們不當在此採納。要知道，國際金融制度和經濟國家主義是不相容的；若是在金融方面金本位能完全恢復，則在經濟方面所得的成績不僅是恢復一九二九年的原有狀態而已。這是和關稅問題同樣急切的問題。也可說這金融問題，就其急需性，嚴重性而言，是此次會議的中心問題。

會議中這兩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分離的，此類問題的解決依他類問題之能否解決而定。他們的關係是有連鎖性的，試舉安定金磅問題爲例。金本位國家代表宣告在金磅價值起伏不定之時，貿易政策無法修改的。同時放棄金本位國又謂在恢復商業和資本自由流動狀態以前，貨幣價值的安定及新的匯兌平價的訂立是不可能的。如此看來，克服此困難，非把兩個問題同時解決不可。同樣的，若是資本不再流入中歐及南美諸國家，他們也很難把匯兌及進口限制政策放棄。在今嚴拒進口之時，債務不能利用匯兌的平衡以抵消現有債務，新的資本不會吸入，所以這問題的兩方面又當同時解決了。

在這兩大類問題之下，又包含很多能分別而有連帶性的小問題。專家委員會將其一一列出如下，以便討論。

一，貨幣金融問題

（甲）貨幣信用政策問題

（乙）物價問題

（丙）恢復資本流動問題

二，經濟問題

（甲）去除國際貿易阻碍問題

（乙）關稅和條約政策問題

（丙）生產和商業上之組織問題

這般廣闊的綱要，要在數星期或數月時期的會議中，把所有的問題一一完全解決，當然不可能的，依據專家的意見討論方法非從整個問題着手不可。他們說，零星的不相連的辦法是無效的，「蠶食」政策不足以解除目前的恐慌。

這樣着手的方法若是對的，那很容易看出來，英國並無以恢復金本位為降低關稅的交換品的「講價錢」的事。確乎英國大衆意見頗不以恢復金本位為然。但這態度是在一九三二年九月時產生的，那時苟有新的本位制出而保證貨幣價值的安定，則此種態度最不會持久的。英國有許多企業的盛衰全繫國際經濟的安定，若國外投資事業航業銀行保險業。國外貿易等：萬一世界再走入幣價暴落時代，英國所受的損失必較任何國家為大。若是金本位是唯一的國際本位，而能合理的運用，則英國得着恢復金本位的利益亦必較他國為甚。

反言之，普遍的減低關稅，有利於英國正和有利於其他各國一樣，所以，以「犧牲」「引誘」「講價錢」「外交手腕」等詞來形容此次會議，是最大的錯誤。唯有以會議為各國合作之機會，而不是「講論價錢」的場所，這會議才能成功。

四

在金融方面，第二次籌備會中已有相當的諒解，幾乎全體意見均以為貨幣狀態安定的國家急須採用「通貨膨脹」「擴充信用」政策，以濟此艱。這「一致」的態度，使我相信一年來倫敦，紐約所採的貨幣銀行政策將有其他的金融中心為他作後盾。此外關于金本位別的技術上之改良，運用金本位時的規則，亦有相當的接洽。

在廢棄限制，干涉政策的問題上，多少要遇着些困難。採取限制政策的國家不僅債是務國，並且是正在需要外債幫忙的國家，他們不僅靠「貿易順差」以償付從前債欵的利息，而且發現歷來的儲蓄已不够充為國內資本之用。試想，自己的貨物不能向外銷售，而向外借欵更難辦，同時，債權

人又在催他們立即還債。在此情形下，國家經濟基礎安得不動搖？並且，那些國家的債大抵以外國貨幣計的，若是自己貨幣跌價則擔負將更大，於是，他們不得已遂採用限制進口統制國外滙兌等政策以防資本外流，連償付國外利息亦被禁止。

吾人須認清，這幾個採用限制政策的國家並非懷有任何惡意，這完全是出于應付國外經濟窘困局面之不得已的辦法，所以，只建議將限制政策取消，而不把根本的困難解決，是徒然無益的。根本困難在於世界貿易的衰落，國際間借貸的停止，短期債欵的償還。限制政策。自身是造成貿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債權國能允債務者以新借欵的希望又很少——因爲前債欵的利息尚無着落。進一層說，即使限制政策消除，也須經過很長的時間，債權國中資本家才能恢復其放欵信用。

自以這問題的兩方面是有互相依賴的關係。欲將此問題同時解決，先當進行一番特殊的補救工作。假定經濟國家主義的謬誤概念消除，合理的財政政策實現，中央銀行或政府依舊要把資本藏在國內，作爲安定貨幣和將來經濟改造之用，直至各個投資家信任心恢復時爲止。最近各政府承允借款與國就是一個先例，現有很多合力協作的計劃，預備在經濟會議中提出。其實，只要大家有一點勇敢和好感，事情是不難解決的。

五

金融方面進行的順利與否視商業及經濟方面談判結果如何而定。後者不僅爲二者之間更爲根本的問題，而且在許多情形看來，是更困難的問題。因爲，國際貨幣問題已有好幾年的討論，討論的結果已把問題分析得很清楚，意見亦已趨一致。但是，大衆對于採取和以前相反的貿易政策之需要，究竟認清沒有，至今猶難斷言。所以，我覺得關于修改關稅及取消限制政策的問題，將來很少有一致意見的。

最顯易的建議便是訂定一個同等減低關稅率的普遍定則，可是這個計劃會遇到和軍縮會議相似的困難，第一，有些國家需要保護稅則的程度較其他各國大，第二，在有些國家，現有的關稅壁壘已遠高於他國。以稅率不同的國家而受同等的降低率，那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從這條路進行也許是可能的，但我和專家籌備委員會的意見均覺得困難是很大的。世界是否在準備減低稅率的計劃，猶成問題。須知，這減稅運動是有猛烈性的，並且進行的速度將被勉强加入諸國的蝸牛似的步驟所牽制。

由於上述方法之不妥，大家遂漸漸注重於雙方交互協定

的方法上，例如，關於美英交互協定之可能問題，現在各處都在討論，分析結果，看出這方法的很多難點和有限性來。

第一，在近數年英國購買美貨較美之於英多在五倍，在這情形下，雙方嚴格的交互讓步是極有限的。（英國最近添加關稅確乎能阻止美貨入口。即也得自認）總之，在不侵及英國和自由領所訂協定的範圍，英國或許能將稅則酌量減低或消除，但是退讓的地步是很窄的。

沃太瓦會議決定把商品歸爲四大類：第一類是自由進口的商品。這許多類商品中，有很多和美國農民發生重大關係（若棉花等），關于此類商品美國已在英國市場早已享有優越的權利，所以無須再退讓。油類物品亦包括在自由商品內，因爲提高的關稅遲早要轉嫁於國內消費者的身上。第二類的商品，大半是牛油類物品，當依照沃太瓦會議之決議，課以特殊稅率，非經自由地之同意不得擅自減低，這和美國無大關係的。第三類商品，英國已予以各自由領以百分之十的優待關稅，以五年爲期。可是，這類商品的關稅大抵也不高出於百分之十，故已無與美國商議之餘地了。以上是與自由領有關的兩類範圍很小。關于第四類商品，其所課之稅則我們可以自由降低的。在這類中讓步雖可能，但是英美間商酌餘地依舊很狹。若把在容讓範圍以外的貨物也加入討論，（或是早已不征稅的，或是被沃太瓦會議所限制的）即磋商之可能更小了。其實，甚至把沃太瓦決議放棄，英國能給予美國的利益仍沒有多大，因爲比較上說，我們的關稅已够低的了。若以一九三〇年爲計算基本，我們找出去年英國自美國進口的貨物共計一五三，四九七，〇〇〇金磅，內中七六，七三二，〇〇〇金磅以貨物被英國政府課以關稅的。在這納稅的貨物中，四六，〇七七，〇〇〇磅貨物繳納百分之十的關稅。二〇，六五八，〇〇〇磅的貨物所納的稅在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十之間，只有九，九九七，〇〇〇磅的貨物，其關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者，這情形和美國對英國貨物所征的稅則恰成爲驚奇的反照，棉花爲自由貨物之一，去年秋天，英國運入更多。若以現在自美國來的進口貨總額和採用保護政策以前的總額相比，相差尙不甚遠。但是所有的進口總值（包括保險業，航業等收入）當然遭着商業凋敝而減縮的。

只有一個方法能使英國的購買力增加，就是：只要美國能和其他各國對于英國出口貨稅率的降低。溯自歐戰以後英國每年失業人數從未在一百萬或一百五十萬以下。大部分失業工人是屬於出口工業的，他們都是美國貨物的消費者，一旦他們能恢復職業，那麼，美國的製造品或原料的出口必日

見增加。英國八分之一的進口貨來自美國。所以，只要英國能稍有繁榮的氣象，美國所蒙的利益遠過於受英國完全取消進口稅的影響以上。

研究事實的結果，我們得着下面的結論（這是十年來經濟狀況已替我們證實了），在一個極端主張保護政策的世界，雙方儘如何努力磋商談判，其結果決不能和取自由貿易主義下所得的結果相比。現在的關稅制度不是彌救的問題，欲恢復以前經濟的榮繁，非得取一個比二十年前更自由，更寬大的貿易政策不可。

這種變革，雖然如此急切，實不是一天所能達到的。當然我們先要有決心，但是我們不得不同時想到第二條可走的路，若是一切國家均不願放棄久持的保護主義，那麽要怎樣辦呢？我的答覆是如此：有些國家若是認為恢復國際貿易是最急切的，那麽，他們在世界採用以前，不妨先自己籌備起來，但是在事實上最困難的一點就是通商條約上「最惠國條款」的措制。還種條款成立時，保護稅則猶屬例外，禁止入口性質的稅則是沒有聽過的。在目前狀態中，這條款變成了有礙交涉進行的東西，例如，兩個國家不能隨意締結相互間自由貿易的協定而不以此權利推及每一在從前和締結最惠國條款的國家。甚至，一國願意把第三國的進口貨稅則減低時，也得猶豫不決，因他這樣的行動必得牽涉每一國家，連他最覺得需要把他進口極端限制的國家也在內。最惠國條約的起源是以降低關稅為目的，但到現在他反阻碍降低關稅運動的進行而成為維持現狀的要素。

這種不合理的辦法，是不會持久的，許多國家正在預備與他國締結更自由更寬大的貿易關係，將來不致永被最惠國條款所束縛。自歐戰後，在世界會議席上，美國已指示我們美洲組織美利堅合衆國的利益，歐洲因此也快有組織歐洲合衆國的趨勢，第一件事，在把通商條約上最惠國條款打消，另外代之以新的「關稅優先制度」，在那時美國甘心堅持最惠國條款之權利而摧毀關稅降低運動的進行嗎？

打破關稅壁壘最有希望和實效的方法是個別性的相互協定（regional agreement），如是能造成低稅則的區域，這市場內僅容納予我以同等市場上之權利者，這不應當是不可能的。此次會議應努力設法使各國承認最惠國條款是不能適用於締結自由貿易條約的特殊情形之下，無論那方欲堅持維護此款，則必致有取消整個通商條約的危險，而同時得不着一個替代的原則。結果釀成了交涉棘手嚴重的關稅戰，陷於混亂無辦法的狀態。所以最聰明的辦法是切勿將該條約原有形式堅執維持，並當認清他在目前情形下是不適合的，然後再

提出一個代替的原則和有伸縮性的計劃，防止各國流於偏廢之弊。詳細節目不便在此討論，總之，此次會議若希望能於減低關稅上有所成功，——這問題失敗，一切金融貨幣問題的解決均歸無效——他必須謀劃一個方法使真能了解國際貿易是爲促進自己經濟發展的途徑的國家能無須等待全世界都取同一態度先獨自積極的進行。

六

結論：世界經濟會議最終的使命是在決定將來的世界究竟走那一條路，向閉關自守的經濟國家主義之路走呢？抑向經濟國際主義走呢？若是走第一條路的話，那麼國際貨幣政策猶有何用，因爲維持他的基礎已根本動搖了。若是見解稍爲聰明一些，以爲個人的利益只能自互助協作中得來，那麼英美將竭其誠，盡其力，以底其成功。此次會議中苟有真實的國際合作精神表現，每一政府苟不復以一國自私之利益爲前提，高築關稅壁壘，剝奪金本位自身調節之功效，則英國決計以全力安定磅價爲恢復「改良金本位」之先聲。

二十二年四月燕大

前清初入關○睿王多爾袞致書史可法勸降○可法旋遺人答書○語多不屈○時當頗諱之○乾隆間奉旨訪求○得自內閣大庫○編入通鑑輯覽○遂盛行於世○或謂是侯朝宗手筆○則臆度之詞耳○愚按明天啓七年袁崇煥答清太宗書○載在蔣王兩東華錄○文氣尤深厚○必出名人之手○顧不聞有人稱道何耶○今錄之如下○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帳下○再辱書敎○知汗漸息兵戈○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啓禍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闕北闕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仳離者寧止一老女○遼藩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間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願汗再思之也○一念殺機○啓世間無窮刼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汗圖之也○若書所開諸物○以中國之財用廣大○帝亦寧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亦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囘即撤囘○已囘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得○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若信使往來○皇上已知之矣○我皇上明見萬里○仁育八荒○惟堅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懷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臣在○汗勿憂美意不上聞也○汗更有以敎我乎○同時有李喇嘛書亦佳○書云○我自幼演習秘密○朝禮名山○上報四恩○風調雨順○乃我僧家之本願也○上年袁巡撫念先汗盛德○遣我上紙○承汗及各王子供養美饌○並賄禮物汗又遣官遠送○我銘剋五內○至寧遠備述○袁巡撫其喜○因書函外面字樣○未經開看○至銷三次換來○見書中有仍願兵戈一語○恐朝廷不喜○未曾轉奏○諒汗並各王子具有福智○心地明白○我佛敎慈悲爲體○方便爲用○須要救濟衆生○消除瞋恨○以成正果○我佛家子弟○難行處能行○難忍處能忍○解度爲體○勸化爲用○我佛祖留下法門○有歡喜無煩惱○止有慈悲活人○更無瞋恨損物○若汗說七宗惱恨○因是往因○然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放下○袁巡撫是活佛出世○有理沒理○他心下自分明○所說河東地方人民諸事○汗當斟酌○良辰易遇○善人難遇○有我與王喇嘛在此○隨緣解說○事到不差○頌汗與各王子放得下放下了○難捨者捨將來○佛說苦海無邊○囘頭是岸干戈早息○即是極樂○稱稱譬喻○無非衍我如來大乘慈悲至敎也○此書雜以白話○如由李喇嘛口授者然○與今之所謂白話文者○相去如何○

國家何以存在？

H. J. Laski
石質譯

國家何以存在？這是在外寇侵逼，國勢夷陵下，有思想的人士，於憤慨激昂，奔走國難之餘，所不得不想到的問題。這是在制憲聲中，凡欲爲新一代的國民，把握一己命運於己手中者，所尤不得不予以深刻認識的問題。爰譯世界知名之英倫激進政論家拉思基教授此文，以供參攷。譯者

今日幾乎每個人都是某個國家的國民。他發現自己包裹在法律的密網裏面，而對於法律的服從，是爲他所不能隨意選擇的事。當他問，他爲甚麽必須遵守法律時，人家就告訴他，國家要他這樣作。但是，這個國家倒底是甚麽東西呢，竟特殊地賦有了這樣多的權力？

國家是個人的一種結合。在這一點上，牠類似教會，職工組合，或俱樂部。但是，牠是一種個人的結合，而具有某幾種完全特殊的特點。牠的規律，是拘束在凡居住在牠的領土以內的人身上。牠的份子，不能破壞牠的任何規律，如有違犯規律的，就要受懲罰，懲罰可以高至死刑。牠是社會中唯一的結合，擁有在其規定範圍內，維持秩序的責任。就最後分析，國家要求無限的權力，以執行牠的任務。

政府的任務

無論甚麽時候，我們遇到現代國家，牠有一個特點，是不能逃過你的注意的。牠永遠劃分作少數發號施令的人（我們叫他們作「政府」），與多數遵守命令的人。不管國家的形式如何，情形總是如此的。政府可以是專制政體，像土耳其的政府；也可以是少數獨裁政體，如在蘇維埃俄羅斯的場合；也可以是立憲民主政體，像大不列顛和美國。不管形式如何，這個特點——少數發號施令，多數遵守命令——總是牠的作用的一個不變特徵。擧例說，在英倫，最高權力是操諸國王和國會——國會約有六百七十八人，自四千萬國民中選出。他們所命令的，就是法律。他們所命令的，所有英國公民必得遵守，如有違反，便予以懲罰。而作爲一種理論上的事件，國王在國會中的權力，是沒有限制的。牠可以任何所欲方式，制定任何規律，對任何隸屬人民身上。我們在法律上

，不得不遵守此等規律，不論我們以爲牠們是聰明還是不聰明，好還是壞，還是漠不相關。

這確實是値得注意的一種地位。任何要檢討牠的人，都必然地要自問：處在以國家的名義而頒佈的命令之後的目的，倒底是甚麼？範型那個目的的原則，如果有的話，是甚麼？彼等原則的存在理由，在那兒？爲甚麼我就當被强迫去服從，譬如說，我以爲在道德上是錯誤的，或在政治上是不聰明的，或在經濟上是可怖的命令？已往的，以及現在的國家，所頒佈的命令，很可以說是這種樣子，然而曾經極端憎惡牠們的人，却又被强迫去遵守牠們。我們怎樣能夠解釋這種情形？

判斷國家的活動

政治學的學者，大部分依照兩條路線，來進究這種問題。有時，他們根據他們以爲是美好的目的，構造成功一種理想國家；於是他們便應用這學說，作爲試驗實際國家的優劣好壞的一種方法。又有時，他們分析實際國家的通常實習，而企圖從彼等實習的檢討裏，去發現實地藏在牠們後面的目的，是什麽。不管我們應用那一種方法，我們總要需要一種標準，藉以判斷國家的活動，看牠們是滿意還是不滿意，好還是壞。因爲在生活裏面，我們無時不在通過對於政府所作

所爲的判斷。我們祇審牠的權力，或是確定牠的權力，如在一次普通選擧期間；我們集會以核准，或是否決牠的政策；有時我們用暴力把牠推翻，如一七八九年在法蘭西，或一九一七年在俄羅斯，或一九一八年在德意志。藏在我們所作的決定之下的原則，是甚麼？

我無需乎告訴你們，政治哲學家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擧例來說，霍布士（Hobbes）辯稱，人性是惡的，而只能用恐怖的手段，强迫他來服從；他以爲過惡之甚，莫如無政府，所以，任何政府只要能維持秩序，便有存在的價值。洛克(Locke)在四十年後，一六八八年革命後所著的書中，則不能分有那種見解。他以爲人，一般地講來，是合理的動物，但因了政府的不在，便沒有普通地拘束的規律，以確定行爲上充分的準則。所以，他辯爭道，政府的正當基礎是同意；他並且以爲，廣闊地講來，當大多數國民站在政府一邊時，全部國民就都應當服從牠。半世紀後，偉大的哲學家休謨（Hume），發現了服從的基礎，在於効用（Utility）。他實地說，人所以服從他們國家的政府，乃是因了他們從經驗中發現，這樣作是有用的。這些，自然只是無數學說中的三個，而牠們是一切我們所有的，最爲簡單的。

現在，讓我來冒險着抽象武斷一會兒，把我以爲是合理的一種見解，放在你們眼前，雖則這較比我方才簡略摘要說述的彼等見解，來得複雜些。人是一種具有慾望的動物，而他向生命要求以最大可能規模，來滿足他的慾望的機會。他企求發展一種充分的人格，儘他所能地去實現他性格中一切各種的潛勢力。國家的任務，就是直接或間接地，去促進提高環境，使得此種慾望的滿足，成爲可能。根據這種見解，我們可決定（1）牠是否在誠懇地企求滿足這個目的，以及（2）牠實際所採取的步驟（自然要容讓出牠在權限以內所用的手段），是否是牠在實現牠的目的上，所應當採取的步驟。這樣，我們便能相應地判斷一個政府的活動。我貢獻這個標準給你們，作爲判斷一個國家的政策的一種直捷而切實的方法。

滿足人類的慾望

我說，國家必須直接地或間接地，促進提高環境，使得人類慾望之最高限度的滿足，成爲可能。在這項見解裏面，包有某幾種涵義，爲我所應當立即着重說明者。人類具有的慾望，並非永遠相同；而且他們往往企求以相互反對的方式去達成他們各自的慾望。慾望因時地而不同。諾曼時期的一位農民，並不和二十世紀的一位農民，抱有同樣的慾望。在倫敦一家工廠裏的一位工人，並不和在上海一家工廠裏的一位工人，抱有同樣的慾望。而滿足慾望的可能，也因時地而不同。顯然，對於國家政策的判斷，必須永遠與國家所面對的環境，作爲相對的。在政治學裏面，是不能有任何絕對存在的。我們必得記取：對於我們似乎是顯然而自然的，在他種情況下，却未必似乎是顯然而自然。我們以爲奴隸制度是可憎的；然而亞里士多德，一個最富人性的人，却以爲這很自然。英人以爲一個人應當自由處理他的財產，一如他所心願的；然而完全和我們是同樣合理的法人，則嚴格限制了遺產分派處置的自由。所以，我們在建設一種政治哲學的輪廓時，必須非常地留神，不要把從「時」與「地」的特殊經驗而產生的偏見，建樹到和「時」與「地」無關的普遍原則中去。

有了這種戒備，讓我再回到我的標準去，而把牠應用到我們在西方文化中所知的那種國家上面去。我已經說過，你我都是企求以最大可能的規模，去滿足我們的慾望的人類存在物；而我們責成國家去直接地或間接地供給環境，使得這可以成爲可能。直接地：譬如說，我們期望國家去維持秩序。除非我們能夠安穩無虞地，去奔走我們的事務，我們便不能以任何緊密的，有秩序的方式，去滿足我們的慾望。那就

是爲甚麼我們有警察與規律，譬如說，規定一個人能夠駛汽車的執照。同樣地：我們並不期望國家爲我們取到我們所願要的姑娘；可是我們期望，假使我們雙方都達到法定的結婚年齡，而且雙方都同意了，牠使我們的結婚，能有可能。一言以蔽之，我們認出有一個圈界，在這之內，國家應當行動，以使我們的慾望，得到最高度的滿足。這種認識，自然在各個人，是永遠不同的。在一位保守黨像包爾溫氏(Baldwin)，和在一位社會主義黨像蘭斯勃里氏（Lansbury），就不相同。有幾種任務，乃是一切人所共認爲國家應作的，其最爲顯著的例子，就是公共秩序的維持。然而關於他種的任務，則有着多種尖銳不同的意見；而大部分的政治哲學，就是企試以辯論來證明，國家的圈界應當寬呢，還是應當窄。

現代國家中活動的擴大

在現代國家中最爲顯著的一點，就是其活動的範圍，其所企求促使成爲可能的慾望之滿足的面積，遠較以前（譬如說，一世紀前）爲廣闊。國家現在所企圖作的事，或爲牠在彼時所未曾夢想到的，或爲牠在彼時以爲不應當作的。這種的改變，可如何解釋呢？擧例說，國家在今日，爲甚麼花這多金錢精力辦敎育，而在一世紀前，惠特勃烈（Whitbread）的大聲疾呼，國家當辦敎育，則如過耳東風呢？

這自然是一個根本的，複雜的問題。只囫圇地說，我們乃是從放任（Laissez-faire）的國家，過渡到社會服務的國家，還不够；因爲這樣說，僅是敍述了過程的結果，而未曾解釋這結果爲甚麼發生的。我自己的見解——請讀者注意，一切思想家未必都與我同意——是：這改變乃是由於國家的份子，所加於國家的要求之緊張力，而發生。一般地講來，我所要辯證的，就是任何國家在任何特殊期間，所施於要份子之上的命令，乃是對於彼等能够在政權的中心，發表其願望的份子的慾望的反應。而且，再一般地講來，凡決定任何指定期間內有效慾望的性質的，似乎就是在一指定政治狀態下經濟權力的佔有與控制。至少有一派思想家這樣相信；其他則持異議，甚且激烈地反對；你自己莫如把所包括的各種辯論，思索一過，而形成你自己的結論。要求（Demands）的批准，並非因爲牠們是合理的，雖則這可作爲牠們爲甚麼得以核准的理由；因爲合理的要求，曾經往往被拒絕過。要求的批准，也不必因爲牠們是聰明的，因爲當政的政治家的行動，並非永遠是聰明的。若說要求之被核准，乃是因爲牠們是必要的，也許顯得更簡單；然而這却並不能够解釋，爲甚麼在一指定時間與空間，這一項要求則被認爲必要的，他一項要求則被認爲不必要的。

一般的觀察似乎是：任何指定國家的性質，粗略地講來，就是經濟系統在其所控制的社會中所獲取的一種官能（Function）。如果你把一種社會制度，加以分析，你可發現，牠在基本上，只是對於經濟權力之控制的鬭爭，因爲，凡握有此種權力的人，就能按照他們所把握的程度，使得他們的願望，成爲有効。國家的意志——我們稱之爲「法律」——因此便成爲一種關係系統，給與他們的願望的表現，以法律的形式。那就是說，經濟權力在任何指定時間與空間，分配的方式，將要範型國家所施於其份子之上的法令的性質。如果這是眞實，那麽，國家就是代表彼等控制經濟系統的人的願望了。形式的法律秩序，可以說是反映社會組織（牠就是社會組織的表現）的特殊性質；牠給與那個社會組織，以審愼緊嚴的形態。在一個農業佔優勢的國家，則所滿足的需求，是傾向農業的要求；在一個工業佔優勢的國家，則所滿足的要求，是傾向工業的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實際國家，既然必須在牠所面對的許許多多要求中挑選，牠乃全求滿足社會中最佔優勢的利益的要求。

理想與現實的分歧

現在，我進行我的分析，已經達到可以把我在前面所提議的，作爲一個國家的政策的試驗標準，應用到實際國家與其行動上面的地步了。讀者當能記得，我在前面說過，理想國家的目的，就是直接間接，促進其份子的最高限度要求，可以滿足的環境；牠愈能滿足要求，牠就是一個愈爲完善的國家。然而現在，我却要辯證：各種要求，在實際生活上，不是同等有效的。握有着，控制着經濟權力者的利益，將要大致（雖則不能完全）按照他們的目的，而範型任何指定國家的性質。這不是一件要讚美，或是要譴責的事。這是人類存在物，根據其經驗，以評定分別善惡的一般傾向之自然結果。擁有奴隸的美國南部（Confederacy）的居民，誠誠懇懇地相信，奴隸制度實在對於奴隸本身有益。勃克(Burke)曾說：一個人的境遇，應當是他的責任的導師——這是完全自然的。

現在，自我方才所說的推論，那麽在國家的努力中，理想與現實是不同的。而我們是不斷地兩兩相較，期以儘量發現出現實可愈來愈近似理想的環境來。要這樣作，我們必須從政治的經驗，努力抽繹牠所教授於我們的訓誨。舉例說，在今日，我們自經驗習得：國家每個份子，對於公共的福利，各應享平等的一份，如有不平等的情形存在時，那則是因了如此，將更能增進公共的福利。那就是說，（按照邊沁的名言）我們的目的，就在於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假使實際

情形，與這目的歧異時，我們則尋求合理的理由，以解釋之。這樣，我們企冀組織社會制度，使每人能够享受其慾望之滿足，可達最高限度的環境。凡欲支持目下秩序的人則說，目下秩序使這種最高限度的迄達，最有可能；凡欲批評目下秩序的人，則否認這是實情，而貢獻改革的提議，據他們的判斷，這改革將更要增加最高限度之迄達的可能性。在像我們自己的，這樣以普遍選擧權爲基礎的社會裏，每個國民（至少在名義上），都給與以發表意見的機會，得公開表示，他自己所願望事物轉移的歸宿。至於他使自己的意見被採納的能力，則依我方才力說的理論，爲轉移——必得在他的意見，與國家內最優越的經濟勢力之利益相符合時，才能受到採納。

現在，讓我把本辯證中的這第一階段，總結起來。國家是個人的一種結合，個人在國家裏面，得（於必要時，得訴諸强迫的方式）服從某種特定的行爲型式。規定彼等型式的規律，卽是國家的法律；而法律依必要的邏輯，在形式上，是超出一切其他規律。在這個社會裏面，凡製造法律，至於必要時，强迫執行法律的，就是政府；而法律中決定（1）國家法律[illegible]得如何訂立，（2）法律得如何修改，（3）國家內何等人得制定法律的部分，則叫作國家的憲法。

政府的不可避免性

讓我再附帶加上這一點：政府的存在，由我看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當代曾有優秀的思想家，英倫的哥德文（Godwin），俄羅斯的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曾經否認這一點；而此外，又有像偉大的短論作家培因(Paine)那樣的人，則直認政府爲一種必要的惡弊。對於這二種見解，我都不能同意。只要人類仍然依照相互反對的慾望之遂成，而移動，那麼，某種形式的强迫，由我看來，實爲基要。更有進者，我相信這是無需討論的：某種形式的政府强迫，雖然對於個人是一種拘束限制，然其結果，則是完全可想望的，而且，慾望的滿足，還是非此不能達成。所以，我不能接受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學說，亦不能同意規定最低限度的政府干涉的學說。我懷有極端不同的見解：（1）必須有政府，（2）政府任何特殊行動的可要與否的問題，簡單只是這種行動，能否（根據經驗的證明）使要求之滿足，達到最高限度的問題。

四月十一日

梁質人年譜自序

湯中

昔讀藝風堂文集中之秦邊紀略跋。知清初有梁質人份。精於西北地理之學。昨年揚州測海樓藏書散出。余購得質人所著懷葛堂文集。取而讀之。見質人與熊孝感書。述重遊秦塞之役。及指摘丘文莊不知六衛之謬妄。並謂凡書可閉戶而著。惟地輿必身至其地。嗚呼，斯豈淺學之士所能言者。今之人皆以為治西北地理者至有清嘉道間自徐松張穆何秋濤始名家。詎知二百數十年以前竟有身歷邊境以實地調查製成圖說如梁質人其人哉」

秦邊紀略。原名西陲今略。劉獻廷嘗借錄副本（見廣陽雜記）徐松曾引入西域水道記。（見卷三哈喇淖爾所受水之條）其書之價值可想。然原書竟不傳於世。清乾隆四庫存目。雖載其書名。而已逸其姓氏。僅指為康熙間人所作。同治間安徽藩臺吳坤修刊於懷寧。以為乾隆時人所著。舉人王灝刊於定州。以為蠡縣李培撰。已不辨作者之年代與姓名。遑論內容。此外質人尚著有十三陵圖說。圖用宋人石刻開方法。相方用指南針。計里用跬步。並訂正肅松錄諸書之誤。（見與朱字綠書）其書必有可觀。惜亦散佚不傳。（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有抄本秦邊紀略，但非足本，闕蕘與沈曾植家所藏寫本最完足，惜未見。）

質人除治地理之外。尤長於古文。王源云，自易堂諸君子歿。湯惕庵謝秋水相繼謝世。後起者率多浮沈。獨蔡靜子，梁質人，古文可稱後勁。（見居業堂文集卷六與梅耦長書）余謂懷葛堂諸作。實突過其師魏禧之文。

質人文章學問。既卓卓可傳。而其氣節在明代遺民中。亦不多見。因志存光復。而為韓大任走數千里。乞援於吳三桂。恐明帝棲神之域。湮沒於殘山賸水。而徒步至昌平州。謁陵寢攢宮。為作十三陵圖說。其他禾黍之悲。故國之痛。流露於字裏行間者。更不勝僂指。彭士望曰。余門下生之患難坎廩艱危。誰有如梁生之甚。而生之志則益堅。氣益銳。持大義雖百折九死曾不挫其毫末。（見恥躬堂文鈔卷七門人梁份四十序）嗚呼，質人可稱為豪傑也矣。竊怪如質人之學問文章氣節。竟沉霾數百年。無人為之表揚。作一翔實傳記

。能不代爲太息乎。

近人所編之清史稿。有梁質人小傳一篇。寥寥數行。不知所云。蓋以王源所撰懷葛堂文集序，及質人送張方伯赴山海關序，爲其作傳之藍本。隨意勦集。雜湊成文。絕無傳記之價值。（見清史列傳七十，文苑傳一）嗣見日本內藤虎博士所著質人年譜。約略翻閱。頗稱完善。而細按之，闕漏錯誤。層見疊出。其最著者，對於譜主，不辨生卒年代。及失記繫獄之大事。至以江西清江之鹿渚。誤認爲河南之鹿邑。尤爲謬妄。余始而詳校質人文集。繼而博覽其師友之著述。及各種方志中之列傳。所蒐材料。愈積愈多。不忍棄置。遂下筆編次。此即余作此年譜之緣起也。

年譜之作。固以譜主爲對象。而與譜主有關係之人物。亦當附錄。按質人爲易堂弟子。易堂在清初順康之間。頗有聲於天下。閩，寧化之泉上。粵東之北田。新建之天峰。星子之髻山。南豐之程山。江東之板橋。浙之河渚。虞山之宛溪。與易堂相爲酬酢。（見彭士望與賀子翼書）若輩多孤忠遺逸。痛明社丘墟。采山而隱。質人之文章氣節。直接間接受其影響甚大故依史家之例一併敘述。

作此年譜有三難。一，質人一生事蹟。無碑傳誌銘可以參攷。其自著懷葛堂文集。有復伯兄書。雖隱約述其家世。然紀載不詳。經再三探討。而後乃能彷彿其始末。二，質人所作文字。都不記撰述歲月。非自文中細攷其甲子，及旁證他篇之事實。與夫題跋評語之附見者。（懷葛堂集原刻本文後有評語題跋）則無從分年編註。若草草輯錄。則難免參差失實之弊。三，易堂諸子與質人交遊。有如全祖望所云，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者。（見鮚琦亭集劉繼莊傳）欲蒐集各人歷史。按年臚錄。尤爲不易。

余作此年譜。非獨對於譜主事蹟。力求翔實。即與譜主有關係之人物。非經考訂確鑿。亦不敢率爾編入。例如萬斯同之生卒年代。言人人殊。黃百家則謂生於某年月日。以康熙壬申四月初八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五。（萬季野先生墓誌銘）方苞則謂卒於康熙丁丑。（萬季野墓表，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依此推算即卒於丁丑）錢大昕則謂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萬先生傳。疑年錄所載崇禎十六年癸未生，康熙四十一年卒，年六十，係依錢傳推算，）而劉坊所撰萬季野先生行狀。乃稱生於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戌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京邸王司空儼齋明史館中。（劉撰行狀，已收入碑傳集補，卷四十四，）上列四說，余以劉說爲最可信。蓋劉萬交契有十年之

久。行狀之作。又徇斯同子世標之請。其言必有依據。且按讀王源所撰萬季野六十序。高士萬季野客京師。成六十。時丁丑春正月。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距崇禎十一年。確爲六十。是則季野生於崇禎十一年正月。鑿鑿有徵。而所載卒年月日復與黃撰墓誌銘相符。王黃兩氏皆爲季野親交。此三者所記。旣屬吻合。則自無疑義。故余決以劉說入譜。又如顧祖禹之生卒年代。陸心源三續疑年錄。乃妄據姚椿晚學齋集。遂謂祖禹生於天啓四年甲子，卒於康熙十九年庚申，年五十七。實則誤以魏禧之生卒。加於顧祖禹者。心源號稱博雅。而讀書疏忽。竟至如此。梁啓超素長攷覈。對於顧祖禹之生卒年歲。亦欠於尋究。彼云顧祖禹生卒年無攷。又云我攷了許久。攷不出來。（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四九頁）余據魏禧之言。祖禹少先生七歲。（見魏季子文集先叔兄紀略）推定生於崇禎四年辛未）。（魏禧生天啓四年甲子，祖禹少七歲，則生於崇禎四年辛未），復據無錫縣志，（卷三十）祖禹卒年六十三。乃推定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斯皆信而有徵者。要之。譜中記事。悉經綿密考訂。力袪踵訛增僞之病。以上所云。僅擧一端而已。

年譜中所蒐資料。以懷葛堂文集爲主。並參攷其他著述及各種方志。然後擇要滴錄。分年編入。或將有關係之文字。全篇揭載。以明其一生事跡，與學問思想之淵源。讀此年譜者。不獨能明瞭質人一生之歷史。並可知淸初時代之背景。蓋質人交遊甚廣。一時文人學者隱逸奇士。藉以旁見者不尠焉。

區區此作。參攷書籍不下四十餘種。而主要文集。往往翻閱至數十遍。若遇有疑義，而案頭無書可攷者。輒寓書南潯嘉業藏書樓施韻秋主任。託其檢查各書。務得確證而後止。

抑有一事，尤堪追記者。余以朱書爲梁質人摯友。意謂其所著杜谿文集。必多參考資料。但遍求而不得。旋由友人蔣君竹莊。向無錫丁君仲祜處轉借而來。時至一月二十八日夕陽西下之頃。余得之狂喜。篝燈讀之。遂至午夜。翌晨臥起。聞機關槍聲。如連珠不斷。始知日軍已猛攻閘北。余寓居虹口靶子路。危樓一角。適當火線之衝。惟把卷誦讀。不肯釋手。因集中有梁質人西陲三書序。及正秦邊紀略命名之失。爰伏案寫錄。不顧窗外之飛機炸彈聲也。至三十一日。砲聲四起。危急益甚。乃抱此文集出走。餘書未携一冊。脫險之後。即以歸還原主。竊幸借書之雅未傷。編纂之功已竟。濡筆述此。聊以誌慨云爾。

全書都五萬言後附內藤譜譯本已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不久即可出版著者附誌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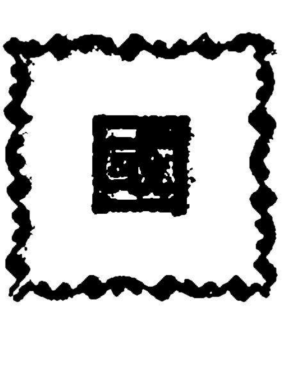
非想非非想室隨筆

貫一

我國君主專制。訖于有淸。而君主集權。亦莫盛于有淸。平心論之。前淸諸帝。皆非憒憒者。順治至嘉慶五朝諭旨。一歲之中。必有若干道足以震動當代耳目。偶閱乾隆朝東華錄。見其初即位時一諭錄之。諭曰。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不能勝任。「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學於古訓乃有穫。又曰念終始典於學。成王訓其臣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人不知書。則偏陂以宅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則一郡蒙其庥。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爲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論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爲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庸疏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未知此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即爲粗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爲病乎。且朕聞外間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學者通病。在思作貴人而不思作好人。人果欲做好人。行好事。則甚有益於民生。有益於國事。造福無窮。若以好人爲戒。不幾相率而拂人之性乎。凡此皆係識見粗鄙。不知治體。不明大義之言。朕今姑發其蔽而教戒之。尙各翻然思悔。愚按。人欲做好人。至今猶然。至於書氣未除一語。淸末猶屢聞之。近二十年來。乃不復入於吾耳。蓋自洋氣大盛。書氣久除矣。猶憶靳翼卿當國時。有詠閣員詩一首。盛傳都下。今猶憶其一聯云。市儈形容財政李。洋奴氣息外交陳。凡識陳李二人者。聞之無不失笑。嗚呼。今日雞鵝巷口。褲子襠中。濟濟蹌蹌。更安有所謂書氣者哉。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廿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至二十二年五月四日止





多倫失守察北危急

自日佔領熱境後，世人多關心平津而忽略察綏，以爲進攻熱省乃佔領平津之先聲，詎知狡黠之日本初不願當此列强怨憤之際，取得國際關係複雜之平津，反之以包圍蘇俄，防遏赤化爲口實，正可於列國諒解之下，進取察綏，惜暴日用心有素，我方防禦無方，近日多倫又失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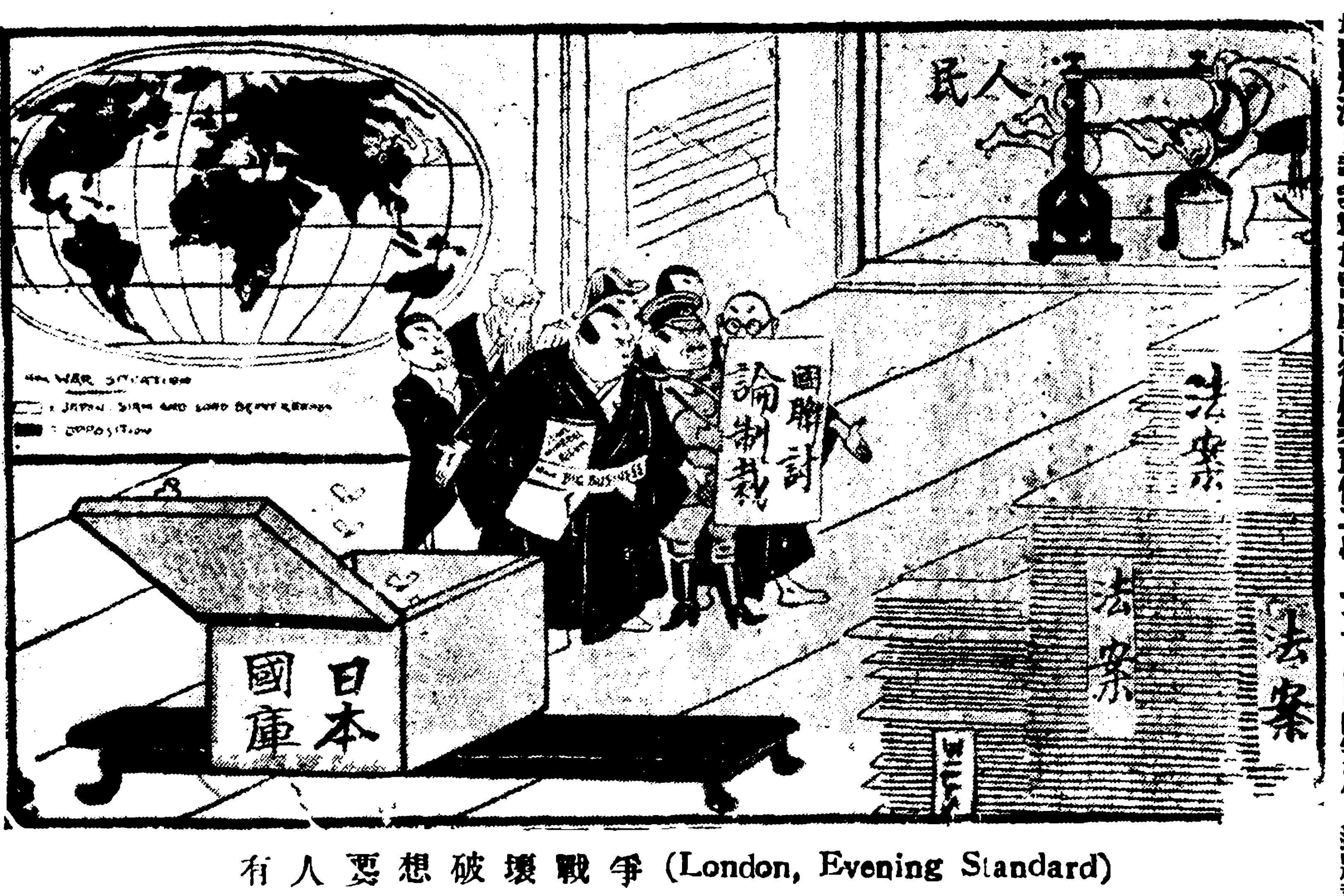
逆偽軍入多倫

北平軍分會直屬之騎兵趙承綬部兩千餘人，自前月奉命守多倫。曾與逆軍小有接觸，但均將其擊退，敵未得逞。惟最近日人小柳津指揮劉桂堂・李壽山・崔興五等逆萬餘人，並日兵四五百名，裝甲坦克車數十輛，積極進犯。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向我陣地猛攻，我騎兵趙承綬部奮勇應戰，斃敵甚衆，陣地失而復得者數次。但激戰至二十九日午後，敵復增援，利用坦克車飛機掩護，以全力壓迫，砲火激烈，我發口橋忙泡各處同時被敵突破，我損失甚鉅，留備隊亦用盡。敵乘勢向多倫城衝進。同時突發現便衣蒙匪千餘人在街市與我衛隊迎混戰，放火響應，我因受敵夾攻，損失不支，不得已暫集結新陣地。駐多倫各友軍及當地行政人員均於二十九日晚退至沽源，馮占海及湯玉麟均有電到平報告。現察東偽軍積極佈防，企圖侵我察邊。馮占海二日電平稱，偽軍及日敵，預正積極集結，擬分數路侵犯察省，並聞一路由多倫直向張北，繞攻沽源之後路。一路由多倫直向沽源進攻。一路由大閣黃旗門等處分道圍攻各等語。請轉飭委員長，速電湯軍固守原線，並與我部確取聯絡，以收互應之效，而期戰鬥持久。某方三日接由張北轉來前方電訊：距張北北方約百數十里地方，發現槍械齊全之蒙匪約三千餘人，並攜有新式追擊砲野砲，內雜白俄指揮人多名，有進攻我駐軍後方模樣。據傳此項蒙匪，前曾盤踞熱北林西縣境巴隆橋附近，早經日人訓練者。與住林西大板之巴林王似有相當關係。當經馮占海部嚴加戒備，並聯絡各部，準備出擊云。

南天門陣移動

古北口西南之南天門，敵軍連日迫攻，我軍忠勇抗戰。敵軍忽於四月二十八日向南天門全線增砲三四十門，連以前不下六七十門，步兵約五六千人，集中火力，向我南天門右翼陣地轟擊，其步兵分三縱隊乘機猛攻。同時左翼陣地，有敵砲數十門掩護步兵向我進攻。此次戰鬥之慘烈爲向來所未曾有。以致該處所有工事，受敵猛烈砲火及飛機集中爆擊

，均被毀滅。幸我軍於該處直後構築預備工事，二十八日已完成，遂將該二高地放棄。二十九晨起，即移在新陣線與敵應戰，俾有確實掩護。近日



有人要想破壞戰爭(London, Evening Standard)

南天門陣線表面形勢緩和，而實則敵方日夜增兵，希圖進攻，累晚用探燈探照。連日敵我雙方均無大戰，惟敵時以大砲不斷向我轟擊。

某軍駐平辦事處接該軍長蕭之楚四月二十七日來電：興隆縣日僞混合之敵約三四百人，附有硝酸迫砲機槍各二，自動步槍多架。我軍猛撲興隆，衝入街市（縣無城垣），巷戰甚久，敵全退據縣署。利用該縣預築之堅固工事，作困獸鬥，我李團劉營猛衝縣署，數進數出。敵機數架更番向我興隆部隊轟炸，極形慘酷。敵固守之縣署，被我砲火擊焚。卒爲我軍克復。三十日有日僞混合之敵，約七八百名，並有壽王墳一帶火會約二百餘人，向我興隆陣地猛襲數次。經我軍迎頭痛擊。又敵機數架，自晨至午在我興隆上空迴翔轟炸，擲彈二百餘，民房多被炸燬。

敵禁我入灤東

近來日軍在灤東陣勢，自建昌營、台頭營以及撫寧東北方高地，迄至北戴河左岸，形成一東南與西北之線，似在拒止我軍前進。三日午敵機一架向盧龍縣城投彈二枚，無損傷。建昌營方面日增兵兩千餘人。二日夜北戴河以東地區有僞軍三百餘人夾雜少數日軍，向北戴河進擊，我騎兵隊拒戰，至三日晚，敵不得逞，退守張家馬坊原陣地。秦島尚在日軍威脅形勢下故北寧通車至秦埠尚難實現。上月二十二日日陸軍省宣佈撤退灤東軍隊，蓋以緩和國際情勢，銳意進攻察東，自我方言之國土既爲我有，敵退我進，理所當然。二日日本陸軍省發言人對新聞記者談話時。向中國北部華軍發表「警告」。該發言人稱，近頃關東軍在灤東作戰，係爲應付華軍「挑戰」之有效的方法，俾能保障邊界。日軍將灤境華軍擊敗後，即退至長城。該發言人對華方所傳奇謠，如稱日方因「滿洲國」發生紛擾及日

俄關係因中東路爭端而趨於緊張，故撤回遼東軍隊，認為遺憾。尤「不幸」者，中國軍隊又開始向遼東前進。該發言人稱，此項消息如果屬實，則其[illegible]響對[illegible]軍將至「不幸」。又稱，如華軍不能獲得經驗之「教訓」，繼續在邊境「挑釁」，則日滿聯軍對彼等將有嚴厲應付之充分準備云。三日日外務省發言人頃響應陸軍省二日之宣言，謂長城以南，如再發生戰事，其規



誘惑 (London, Daily Herald)

模當較前為大。因陸軍當局對長城以南華軍行動，早已不耐，決予消滅。三日日本陸軍方面開軍事參議官會議。荒木陸相·柳川次官及山岡少將等均行出席，由各關係當局就長城附近關東軍軍事行動經過情形，及俄滿問題懸案交涉詳情，暨其他目前問題等，加以說明，且從事協議。上海大美晚報載，三日晨上海日本總領事館發言人對該報記者聲稱，如華軍繼續向日軍「挑釁」，則日軍決向天津北平開始軍事行動。記者詢日軍若進攻長城以南之中國土地，但此事如何，實繫於中國軍隊今後之行動。該發言人又謂，遼東日滿軍撤退，係按照原定計畫，如欲跟蹤進迫，則日軍必再反攻。記者又問日軍在必要時是否將前進至北平天津，日領館發言人答稱『當然』。故嗣後華北局勢如何，當視日軍對『挑釁』二字如何解釋而定也。

改編舊義勇軍

近日來華北戰局，表面雖稍沉寂，實際含蘊危機，故今後應付策略，急待籌維。二日前防各將領商震·宋哲元·龐炳勛·傅作義·王以哲·高桂滋等均濟平出席三日舉行之軍分會第六次例會。由何應欽主席，討論各部隊戰時給養，及各軍內部事務，此外並決定挺進軍劉震飛部歸該會直轄，改稱為華北挺進軍。現在散處河北省境內之義勇軍救國軍等，派別紛歧，統系散漫，矢志抗敵者固大有人在，投機擾民甚或被敵利用者亦不乏其人。北平軍委分會為謀厚集抗日實力起見。現經議決整飭辦法四項，㈠河北省境內義勇軍救國軍等名目易被敵利用，應一律取消。㈡如有仍用義勇軍救國軍等名義勒收槍款或騷擾地方者，各該地駐軍長官須嚴厲制止。㈢由關外歸來現在參加作戰之義勇軍，調至後方，派員改編整理。㈣非正式之軍事機關，應嚴密檢查取締，以上辦法，函業經軍分會電陳中央及通令部隊各機關遵照矣。現馮占海部改編為陸軍步兵第九十一師。鄧文·邰斌山·檀自新等部，改編為陸軍騎兵第十師。李忠義部改編為陸軍騎兵第二十四旅。劉震東部改編為陸軍騎兵第二十五旅。鄭桂林·邸濘等部，除撥歸正式部隊指揮及改編外，所有在察哈爾及河北境內之東北抗日救國軍及義勇軍等名目，一律取銷。



（上海新聞報）

北平設政委會

近因華北多事，關係複雜，中央認有另設立行政委會之必要，三日中政會議決議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黃郛、黃紹雄・李煜瀛・張繼・韓復榘・于學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羣・王揖唐・王樹翰・傅作義・周作民・恩克巴圖・蔣夢麟・張志潭・王克敏・張伯苓・劉哲・張厲生・湯爾和・于文江・魯蕩平為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並指定黃郛為委員長。又決議任傅作義・孫魁元・吳光新・魏宗瀚・秦德純・門致中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全文如下：第一條・行政院為整理北方各省市之政務起見，特設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第二條・本會設委員二十三人，就中指定一人為委員長，其人選由行政院長提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後國民政府特派之。第三條・委員長綜理本會會務。第四條・本會每月開會一次，由委員長召集，其議事規則另定之。委員長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第五條・本會設左列三處，㈠秘書處，㈡政務處，㈢財務處。第六條・本會設秘書長一人，掌理秘書處事務。設政務主任一人，掌理政務處事務。設財務主任一人，掌理財務處事務。必要時各處得酌設副主任，其組織細則另定之。第七條・本會視事務之需要，得酌設參議諮議專員。第八條・本會在不抵觸中央法令範圍以內，得擬定單行規程，呈請行政院核准施行。第九條・本會辦事細則另定之。第十條・本暫行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三日黃郛在京談，山居六年，歸問國事，此次承汪蔣電邀，赴京請詳談，值茲國難，無論在朝在野，均應盡力。三日晨中政會決議任本人為行政院駐平政委會委員長職務，義不容辭，日內即晉京接洽，赴平期未定，至該會整理方略，當秉承政府意旨，隨時處理。該會羅致各方人物，今後華北局面定有新進展也。

汪院長講「老話」

四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長汪精衛發表「老話」一文，闡明政府對日態度。原文云：『近來有人，對於政府應付國難的態度，發生疑問。以為不和則戰，不戰則和，如此不和不戰，是無辦法，我對於此點，認為有簡單說明的必要。

我的說明很簡單。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為不能和，所以交涉，政府應付國難的態度，不是『不和不戰』，而是『抵抗與交涉並行』。

如今先說為什麼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中國今日有具備與日本宣戰的

[illegible]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加以否認，無待多說。但是宣戰與抵抗不同，宣戰要量力而爲，抵抗則不必量力而爲。於敵人來侵犯時，物質上盡其所有，精神上盡其所能，以爲抵禦。不但不必量力，而且不當量力。中國今日誠然是弱，[illegible]其所入十分之九以上，用於軍費，而前線兵士，猶然糧餉不繼，子彈不充。其他一切應有的軍事設備，更不必說。貧與弱是無可諱言了。但試想想，將來亡國以後，便怎樣呢？只怕現時所有的幾枝槍幾門砲，也歸烏有。難道到那時候，便不想恢復麼？沒有槍，便拿竹桿，沒有砲，便拿石頭，也要拼着性命，去謀恢復。然則眼前還有幾枝槍幾門砲，也就勝於亡國以後多了，難道現時不想抵抗，直到亡國以後纔想恢復嗎？

以上是抵抗的真正意義，明白了這意義，我們便須有以下兩種辦法。

其一：我們咬定牙齦，不要叫苦。政府不要因爲籌餉不遂呼援不應而叫苦；人民不要因爲傾家蕩產顛沛流離而叫苦；兵士不要因爲饑寒無告，數月不餉而叫苦。因爲中國是苦命的中國，中國人是苦命的中國人，苦命是註定的了，我們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

其二：我們既有咬定牙齦來吃苦的決心，則我們必須時時的心裏想着，手裏做着，卻切切不可口裏喊着。幼稚的愛國思想，愛國惟恐人不知，較熟的愛國思想，愛國惟恐人知。因爲在這強權世界，一個窮而弱的國家，口口聲聲說愛國，便有亡國的危險。所以不愛國則已，愛國的第一義，便是沉默。貼標語喊口號的時代，已過去了，斷斷乎再用不着了。以小敗爲大勝，以大敗爲小勝；以失守爲戰略的放棄，以退卻爲變更陣地：這種戰事新聞，不但爲敵人所笑，而且助長了國民虛憍的愛國心。這種虛憍的愛國心，使國民容易因希望過分的奢望而激動，又因受過分的失望而沮喪。這尤其是斷斷乎要不得的。我們越沉默，越堅決，越能忍，越鎮靜，口裏越說得少，心裏越想得多，手裏也越做得多。這是苦命的國民，安排吃苦的最要辦法。

我們的前途，是勝利的。但是勝利的前途，是遼遠的。我們眼前，或者還要經過許多失敗。不抵抗固然會失地，抵抗依然也會失地。但是抵抗而失地，總比較不抵抗而失地，是强得多。我們只要問抵抗的盡力與不盡力，我們不要問抵抗的有無效果，因爲眼前的失敗，便是將來的勝利之母。

以上是說明因爲不能戰所以抵抗的理由。如今再說爲什麼因爲不能和所以交涉。須知今日所謂和，不過屈辱之別名罷了。『忍辱圖存』古人原有這麼一句話，但是今日是忍辱圖存呢？還是忍辱圖亡？如今已經有人說，與其將土地一塊一塊的失去，不如『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古人原也有這麼一句話。但是究竟是斷腕呢？還是斷首？如果僅是斷腕，還可以說是圖存；如果是斷首，乃祇是圖亡。我們不但要有『寧死不辱』的志氣，並且知道均之死也，與其辱而死，不如不辱而死。

如今要問假若我們簽名於承認傀儡政府割讓東三省熱河之條約，這是斷腕呢？還是斷首？或者有人以爲這是斷腕。例如近日公然有人，在天津通電，說要爲河北人民留一線生路，這便是斷腕的論調。但我以爲這不是斷腕，只是斷首，這原是不煩言而解的。不但貪食之人，食得無厭，不以斷腕爲已足，而且此端一開，這個來，也斷腕，那個來，自然也不能不斷腕。其結果必至於斷斷不止。然則不但斷首，而且凌遲了。然則所謂和，

不但是屈辱的別名，而且是死亡的別名了。我們不但要有寧死不辱的志氣，並且知道，均之死也，與其辱而死，而不如不辱而死。

然則還說交涉做什麼呢？我以爲有好些人對於交涉，有時過於奢望，有時又過於失望。我常常聽見人說，中國要做歐戰時的比利時。試問中國爭什麼比比利時呢？比利時對德國抗戰的時候，俄國法國已與德國開戰了，英國跟着也與德國開戰了。日本今日，在國際，固然失了道德上的同情，而軍事經濟猶足以無道行之。中國在國際固然得了道德上的同情，而又窮又弱，絕未得有援助。以孤立之中國，支孤立之日本，而乃欲自比於比利時，這是何等過分的奢望呢！然而一反過來，就蔑視了國際道德上的同情，以爲沒得一些價值，則其過分的失望，恰恰與前者一樣。須知道國際聯盟之締結，各會員國相約，彼此尊重其主權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並相約以種種和平手段代戰爭，這於世界之和平，實有不少的關係。從前如俄普奧三國瓜分波蘭的野蠻手段於今不能再用了。其有違犯盟約者雖然格於情勢，一時不能施以經濟上或軍事上的制裁，而由道德上之制裁，已宣布其爲犯天下之大不韙者了。這一方固然是各會員國主張公道的結果，一方也不能不說是九一八以來我國不屈不撓的結果。所以過分的失望是無理由的。

至於對於日本，目前固無交涉之可言，但將來終有交涉之一日的。其方式如何？或是日本終於回到國聯，從其決議；或是日本毅然放棄其向來的侵略政策，而自動的進於中日共存之路；或是尚有其他方式。無論其方式如何，我們所能說的，也只有從國家人格設想，以確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內，我們不惜委曲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們只有甯死不辱，這是交涉之根本的意義。綜而言之：如果有害於中國之國家人格，不但不爲日本一國所屈，便是各國聯合起來强迫中國，也不爲所屈。

我所謂交涉與抵抗並行者，大致如此。這是一句老話，我從前說過已不少次了。然而今日所說也只是這一句老話。

汪氏暢談國策

行政院長汪精衛一日在中央紀念週之演詞原文：㈠抗日。我們對於抵抗，祇能問盡力不盡力，至於勝敗利鈍，是不能逆料的。最近月餘各路將領在長城一帶同心禦敵，其中最著的爲東北軍繆師在喇嘛洞，宋哲元軍在喜峯口，徐庭瑤軍在古北口，其中十五師尤爲苦戰，師長關麟徵且身負重傷。商震軍在冷口，亦能力戰，其中黃光華師尤著勇名。現在灤東雖失利，而古北口仍在激烈戰鬥中。我們得着各種戰報，有以下的感想：（一）將士征戰之勞苦，人民輸將之竭力，實足表現民族精神。但我們軍事設備，以及國家財政收入，社會經濟統制，都不能與日本相比。我們當盡力抵抗的時候，固不屑作喪氣語，但因戰事新聞之鋪張揚厲，反致將前線將士苦鬥的精神，後方人民忍痛的心事，歸於埋沒。（二）前方將領皆深知此意，而某方宣傳不是說某某孤軍失利，就是說某某等巧於迴避。這種宣傳，完全不是事實，是捏造的，原其用心，不過欲予中央以難堪，而其實則無異替敵人努力，以離散我們軍心，其罪當與漢奸同科。㈡剿匪。剿匪不該專靠軍事，這是無疑的。然治標仍不能不靠軍事。最近江西共匪雖形猖獗，然自蔣委員長到南昌以後，共勢已殺。最近湖南福建廣東廣西皆已決心遵照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計畫實行包剿，這是有極好的希望。㈢抗

日剿共是一件事。近來頗有些人以爲抗日比剿共更重要，應該撇棄剿共，專去抗日，這在理論上已經不對。日本單獨侵略中國，爲禍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長江，勢必至於全國共發，爲禍尤烈。而在事實上，抗日軍事及剿共軍事，實分不開，現在共匪無異是日本的別動隊。若以不祥之先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當滿洲在遼東與熊廷弼袁崇煥戰鬪正烈的時候，李自成張獻忠不但不知回心轉意，幫助中國攻打滿洲，反而趁着這個機會，在中原各省肆意縱橫，弄得赤地數千里，流血成河。因之北京淪陷，中國云亡。由今思之，猶爲切齒。今日主張抗日不必剿共的，恰與當日主張用兵遼東，不必征剿李自成張獻忠諸賊的同一誤國。反之，略舉古神的前例，則如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底定南蠻。岳武穆要恢復河南北，必先肅淸各湖積匪。因爲軍事最忌夾攻，所謂夾攻中之奮鬥是悲語，不是壯語。我們今日要同時抗日剿共，這是事勢所迫，無可如何，必須在夾攻中打開一條生路，方纔不至前後受敵。所以抗日剿共，要有整個的軍事計劃，不能分開的。㈣抗日剿共，應該軍事與政治並重，這話我是不斷的說的，頗有些人以爲這種話過有迂緩。但是，舍此還有更痛快的方法麼？日本何以能侵略中國呢？不過乘中國之貧弱便了，共匪何以能猖獗呢，不過利用歷史上農民因失業而暴動而加以煽動及部勒便了，這些貧弱的原因及農民因失業而暴動的原因，非改良政治不能解決。有人以爲與其說改良政治，不如說整理軍隊，這話對的。但軍隊何以能整理呢？如果政治沒有力量，則軍隊是無從整理。㈤我們的決心，有人以爲我們既然抗日剿共，何必又開什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來討論決定提前召集國民大會呢？這不是諉卸責任而何？我以爲這是錯誤的，推測我們今日要有最大的決心，從事犧牲。我們犧牲之後，以此責任交付於後死的同志，或交付於全國人民，這是繼續努力，不是諉卸責任。

國聯否認僞國

國聯大會於通過特委會報告書後，命秘書廳起草不承認「滿洲國」問題之報告書，該報告書於二日草成，將交討論此項問題之小組會閱看。小組會定本週末開會討論。據聞該報告中，並未列有任何建議。因此事當然在秘書廳權力範圍以外。秘書廳所研究者，係關於不承認問題中之國聯關係，例如關於貨幣·護照·郵電·交通·領館地位等。至建議案則將由小組會提出於下週召集之二十二國委員會云。

英人請召大會

三日英下院質問時間，工黨議員瓊斯建議：「鑒於現時日軍在長城以南，占領無爭執餘地之廣大中國領土」，故應由外長西門發起，認遠東問題爲緊急事件，敦請國聯召集非常大會，從事應付。包爾溫代表外長西門答稱，據彼所得消息，自長城南進之日滿軍隊，頃已撤退。故英政府似無充分理由，請求召集國聯非常大會，以討論此事。瓊斯又問，據此答覆，是否指國聯大會對該區戰事，將不再注意。包氏答稱，彼對任何推測，不願發表意見。又瓊斯建議，政府應訓令駐華英使藍博森居間，接洽中日休戰。包氏答稱，彼認此項建議，似不能獲得良好結果。又工黨議員考克氏請求政府說明遠東之日俄關係。包氏於答覆時聲稱，據彼所知，日俄頃仍維持通常外交關係，彼無理由推想中東路爭議案，不能用尋常方法調解云。最近日人反英空氣甚爲熱烈，東京已發現反英標語矣。

出席美府談話會之我財長宋子文氏將於本週與美總統會談。美方對羅

斯福與宋部長關於中日糾紛談話之範圍，猜測甚多，一般均信，宋氏在華盛頓之活動，將不限於完全之經濟及財政問題。據華盛頓一日電美總統因北平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氏主張美國及列強干涉中日對滿洲之糾紛。羅斯福一日在白宮接見司氏，於短時會談後，請司氏將其感想，詳細述明，以供參考。司氏稱：「予將徇羅氏請，於二十四小時內作成，並將告總統。日本侵略中國本部，毫無理由，不但違犯一切條約，抑且破壞國際公法程序。」司氏謂，彼信如美國以强大之政治及經濟力量作中國之後盾，日美亦無發生戰爭之可能云。

俄大使呈遞國書

中俄復交後因國聯開會，華北緊張，故兩國大使未克早速就職。新任俄大使鮑格莫洛夫氏四月二十三日抵華，於本月二日晨十一時半在京呈遞國書。林主席特設宴接待。按俄使呈遞國書，爲國府奠都南京後以大使資格呈遞國書之第一人。國府主席正式宴請外賓，此次係創舉。

鮑大使頌詞云：主席閣下，本使奉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特派爲駐紮中華民國全權大使。今日恭呈國書於貴大主席之前，無任榮幸。蘇聯政府於最初之時，即已宣布以完全平等並眞實尊重中國國民權益爲根本之政策。此種友誼政策，於過去及現在均實行之，始終未渝。蘇聯各民族對於爲經濟及政治發展而努力之偉大中國國民極有同情。又中蘇兩國國民親密友誼及互相信任之精神，連結已深，本使敢保此種同情與連結，將爲中蘇兩國睦誼鞏固及發展之堅實基礎。蘇聯與各國之和平友善政策始終不變不違，自當以促成中蘇邦交之恢復及發展爲鞏固東亞及全球和平之方法。本使深知此項任務之重要，定將竭盡全力以完成於兩國有利之使命。希望能得貴大主席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之信任及協助，無任榮禱。

林主席答詞云：大使閣下，執事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資格親遞貴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國書，本主席接受之下，至深愉快。頃聆貴大使所述貴國政府及人民對華之友誼，尤所欣忭。本主席可保中華人民對於蘇聯人民必懷具同樣睦誼，國民政府與各國往還，亦向抱和平友善政策。本主席深信此項政策，亦應爲世界各國國際關係之南針。國民政府以爲中蘇邦交之恢復及發展，乃促進世界和平之一法，將不惜努力，俾此共同目的可以實現。執事富於外交經驗，深知中國民情，來使是邦，對於兩國親密邦交之進展與向有文化經濟上關係以及共同利益之增進，必多盡力。膺此偉大任務，自可得國民政府誠摯之協助，値茲榮任伊始，本主席特表嘉可，並祝旅祉綏和。此後中蘇國交，已入正常軌道，通商問題最爲扼要，近聞蘇俄以津滬爲華北華南商務中心，爲貿易便宜計，擬於該兩地設總領事館，將派參贊巴爾科夫爲駐平代表焉。

四日下午四時俄大使假國際聯歡社招待在京新聞記者五十餘人，俄使席間致詞云：本大使奉本國政府特派爲駐紮中華民國全權大使，到任國書已於日前呈遞，從此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邦交之恢復乃正式完成。關於中蘇兩國國交之經過，想諸君皆均熟悉，無庸本大使贅述。査蘇聯政府對於各國關係，始終以承認其完全平等爲根本之原則。至對中國承認完全平等並眞實尊重偉大中國國民之權益，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早有宣言，且於一九二四年已得實現。中蘇邦交中間雖暫告斷絕，然

蘇聯政府於此期內，仍以繼續實行其完全承認平等並尊重中國國民權利爲根本之政策。中蘇兩國國民由友誼及互相同情之精神，連結已甚親密，將來當有更形鞏固之希望。因外交關係之恢復，就本大使眼光觀之，同時經濟關係之發展亦造成順利之基礎。蘇聯國因完成其偉大五年實業計劃之故，已成爲工業國家，所以中蘇兩國間通商貿易激增之前提條件已定矣。至於國際方面，本大使希望中蘇兩國邦交之恢復，將爲鞏固東亞及全世界和平主要動機之一。和平二字始終爲蘇聯國對外政策之根本基礎，此種和平政策，以最近日內瓦會議席上蘇聯代表所提出之完全廢除武裝之提議爲最顯明之表現，可惜此種提議爲多數參加者所拒絕，致蘇聯政府所進行之和平政策不得實現。又日前蘇聯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席上最後所提出關於「侵略」二字定義之提議。此種提議，公道言之可稱爲「民族權利之特許證書」。多數國家如通過此種提議，則國際間之非戰條約，始能予弱小國家以安全，而稍無顧慮之感想。不過此種和平精神一貫之提議，亦恐將在國際會議無數委員中有淪亡之危險。中蘇兩國彼此交換大使，無論如何，能促進一種主要任務：即爲中蘇兩國社會生活上發生更密切之連絡。蘇聯國對於貴國文化功績，如美術文字等興趣極深，自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後，蘇聯國已造成新美術新文字之基礎。本大使希望貴國各界對於蘇聯國此項成績，亦發生相當之興味。爲結束此項簡單談話起見，本大使更盼望此次中蘇邦交恢復，大使館設立影響及於新聞界者，即諸君隨時可至大使館得到關於蘇聯國各項最實且最完備之消息，勿庸再假用對蘇聯仇視之資本主義新聞界所傳播之謠言矣。詞畢推中央社代表致歡迎詞五時半散會當晚羅外長宴新使。

新疆事變將平息

此次新疆省境因主席金樹仁，竊政殃民激起之民變，近因金氏出走，引咎辭職，國府二日下令准金辭職，並令新民仰體時艱，共赴國難其原令云，（一）新疆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兼新疆邊防督辦金樹仁呈請辭職，金樹仁准免本兼各職，並着即行來京另候任用，此令。（二）查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爲吾黨之基礎政策，亦約法之主要原則。國民政府歷來對於邊疆各省之施政，非不一秉大公，恪守此意。新疆僻處西陲，交通梗阻，致與中央聲氣難以相通，民隱未能悉達，惟該省回民及各民衆誠僕循良，安分守業，素爲中央所深悉。邇來國家多故，西顧未遑，新疆民衆能本愛國熱誠，體念政府苦心，矢勤矢謹，以生以息，其無形中協助中華民國之繁榮，民族之團結者至大且鉅。中央歷來對於邊疆大吏，無不以勤求民隱鞏固邊圉爲訓。不意該省主席金樹仁受命以來，凡百設施，未能仰體中央意旨，致釀此次事變。聞之實深惋惜。現該主席金樹仁引咎辭職，中央已經核准，正在愼選賢良，妥籌治理，並先特派參謀部次長黃慕松爲新疆宣慰使，務期和輯軍民，嘉靖地方，務望我新疆民衆仰體斯旨，各安所業，聽候辦理，毋得聚衆逾軌，致貽隱憂，有厚望焉。此令。

國府四月二十八日令參謀部次長黃慕松爲新疆宣慰使。黃氏二十九日奉蔣召飛贛協商宣慰新疆方針。黃氏起程日期尚未定聞將取道俄境。國府已發銅質牙質關防各一枚備用。三日印度辛姆拉消息稱，據邊境方面傳來消息，稱新疆民變形勢擴大，狀極嚴重。證實西境葉爾羌（即莎車）已陷落，華軍百餘人，皆被殺戮云。

中東路日俄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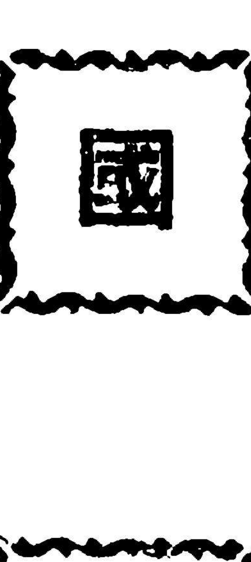
偽國與蘇俄因中東路車輛及主權問題引起之糾紛，日來因雙方強硬，已成僵局。五月十日為滿洲國要求蘇俄交還中東路車輛之期，以蘇俄之強硬態度，決難照辦，屆時或將正面衝突亦未可知。四月二十八日「滿洲國」政府下令，罷免中東路副理事長，庫茲尼闊夫及局長魯德義職，委派滿日官員接充，並將該二俄人驅逐出境。「滿洲」當局對蘇俄決採第二步斷然手段對付。自五月一日起，將東路與烏蘇里鐵路用武力截斷。「滿洲國」當局決將中東路改名為北滿鐵路。據黑龍江來人談，嫩江黑河一帶，日軍輸送給養調動隊伍極忙。日軍有二師團，新到該地，聞係由熱河一帶抽調前往者。「滿洲國」交通部之日本代表曾宣稱，如俄國不依「滿洲國」關於中東路之請求，則「滿洲國」將被迫使用武力。但俄軍在黑境及滿洲里黑河諸地，配備極密。刻在離滿洲里六十八英里之博爾家站集中，並掘戰壕。並聞蘇俄在滿邊海參崴，綏芬河，伯力與赤塔附近，集中軍隊十二師，飛機三百架。三十日蘇俄軍用飛機二架，飛越滿洲里邊境，滿洲里稅關人員，于一日退入俄境。俄當局已警告所有蘇俄人民，準備應變。且力避足以挑起「滿」俄關係緊張之行動。另一方面中東路副理事庫茲尼闊夫勸告「滿洲國」當局，謂蘇俄乃中東路唯一之擁有所有權者。此次「滿洲國」所提俄滿共同經營一節，不啻企圖將一九二四年中俄・奉俄協定取消。中東路東西沿線，頗感匪患與赤化之傳佈，「滿洲國」當局已將富拉爾基站中東路俱樂部封閉。當局決定增添白俄籍路警，專為查察宣傳共產云。英美對此糾紛均極關切英國認日本或將立偽國背後與俄開戰，美國則認為有嚴重之趨勢，但不致演成戰爭云。

飛機坦克大剿赤

軍事委員長蔣介石以剿共即是抗日，故近日特調航空四隊及坦克車六輛至贛協剿。一日汪院長在京亦倡言剿共與抗日是一事。政府方針於此可見。贛東南朱德之赤軍第一軍於四月二十四日犯崇仁，遭受打擊。二十七日特派飛機轟炸固岡南村。國軍於二十九日克復金谿。匪退黎川，轉竄建寧。中路軍在臨川特設大規模投誠感化院。贛南發生米荒，剿赤士兵，給養困難。贛西孔荷寵，徐洪之十七八軍侵入湘東瀏陽平江一帶。孔部四月二十六日由瀏北徐家洞進犯平江屬之獻鐘。經十六師章亮基旅迎頭痛擊，匪不支向福石山方面西竄。章刻正指揮駐軍分路進剿，湘保安司令部近令慈利・石門・桑植・澧縣・臨澧・華容・南縣・安鄉・岳陽等九縣軍團，與鄂邊各縣區團隊實行聯防。政府對剿赤已決心斬草除根，國府一日命令，特派陳濟棠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南路總司令。白崇禧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南路副司令。蔡廷楷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南路前敵總指揮。何鍵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西路總司令。劉峙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北路總司令。劉鎮華為豫鄂皖邊區剿匪軍總司令。就中蔡廷楷已就職矣。

四川赤匪因各將領彼此扞格，甚形猖獗，川軍竭力圍剿，於一日田頌堯部克復通江，殘匪現向陝邊潰退。近日來劉文輝與鄧錫侯因烟捐問題發生糾紛，劉文輝二十八日調兵逼樂至簡樂間形見川戰復發，據最近由川回

漢之某君談，川中情況，雖無從樂觀。因劉湘防區擴大，其他各將偪促擁擠於川西川北一帶貧瘠之區，勢不能相安。如上月田頌堯與李其相，羅澤洲間曾以爭極小防地，發生糾紛，劍拔弩張，迄今未了。川戰結果，劉文輝失地最多，亟思吞併。現值春烟佈種之時，稅收甚旺，各方爭地衝突，遂益譏骨。除劉鄧糾紛最爲嚴重外，其他楊森李其相羅澤洲各部，莫不擬乘機擴充勢力與地盤云。此殆特爲赤軍造機會耳。



國外

世界經濟會定期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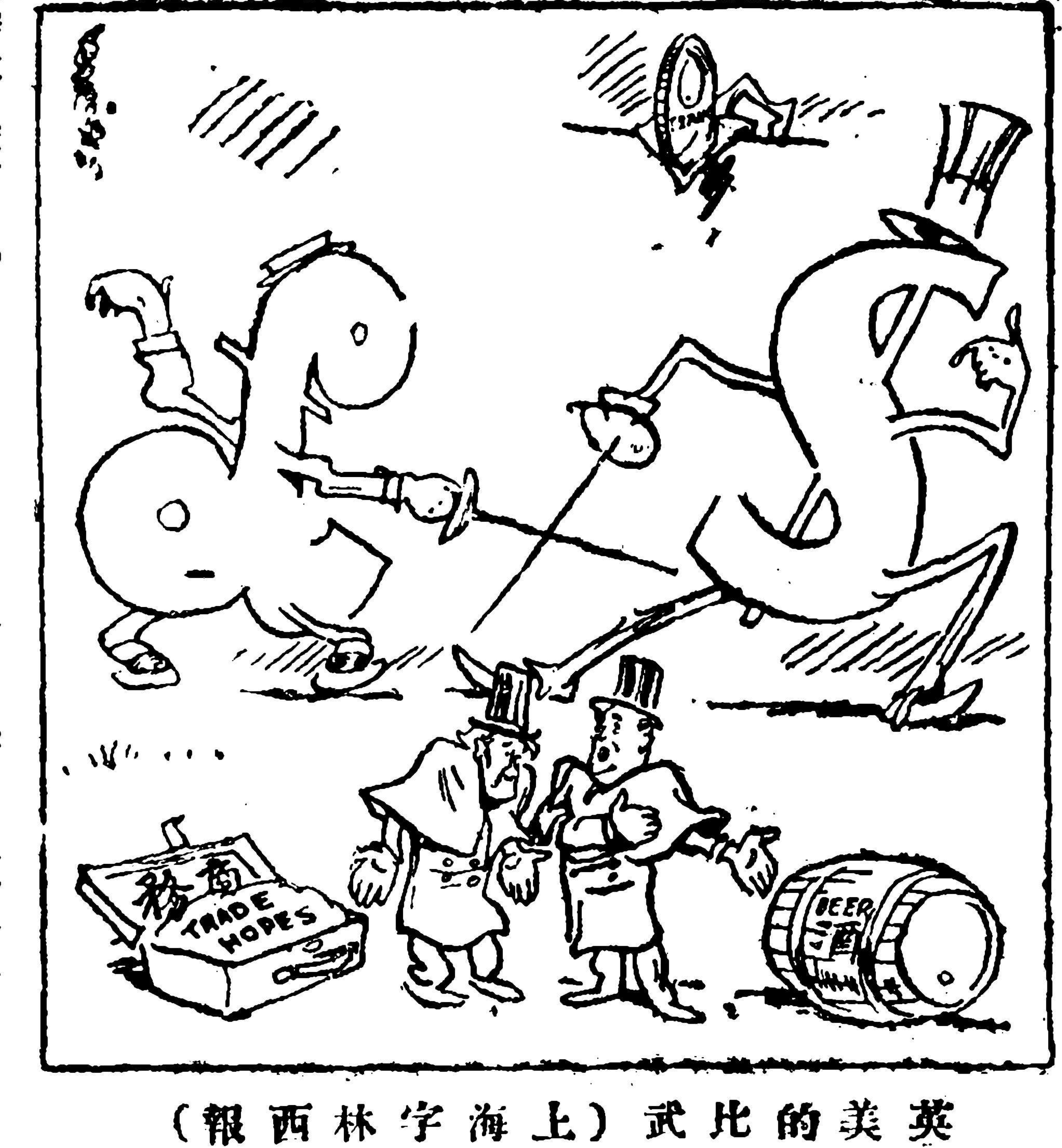
邀請六十六國

將在倫敦舉行之世界經濟會議，籌委會已接受羅斯福與麥克唐納於六月十二日開會之提議，國聯三日發出致六十六國之請柬，請如期參加該會，並稱美代表建議在開會時將請各國參加「關稅休戰」。屆時由英外長西門主席。英王喬治將親致開會辭。被邀國中有八國爲非國聯會員國，蘇俄亦在被邀之列。美國人選，已定國務卿郝爾爲赴世界經濟會議之首席代表。羅斯福之經濟顧問穆萊及主張國際協定以增加並穩定銀在世界市場之價值最力之上議員畢德門氏，亦將隨同前往。

按美總統訓令台維斯代表提出之「關稅休戰」建議，主張各國共同成立一君子協定。禁止於世界經濟會議前及會議時提高稅率及增加關稅。二十九日美國務部表示願成立關稅休戰協定。總統之顧問正起草關於關稅之草案，擬提出於六月即將休會之非常國會。

華府討論遠東

此番華府談判日本在南洋一帶統治地將爲最重要之一論題。聞美國對於日本所自稱有併吞國聯所託付代管一千六百小島之權，將加以辯駁。惟對於裁軍問題之利害衝突，及統治地問題二項，實較其他一切問題尤爲重要也。因美國認太平洋管理區域之內，美國亦有種種利權，實與英法等國在世界其他部份所有者相等。蓋此等地帶俱係協約國用聯合之力而向德國取得者，並非日本一國之力所能獲得。故今日協約國，實有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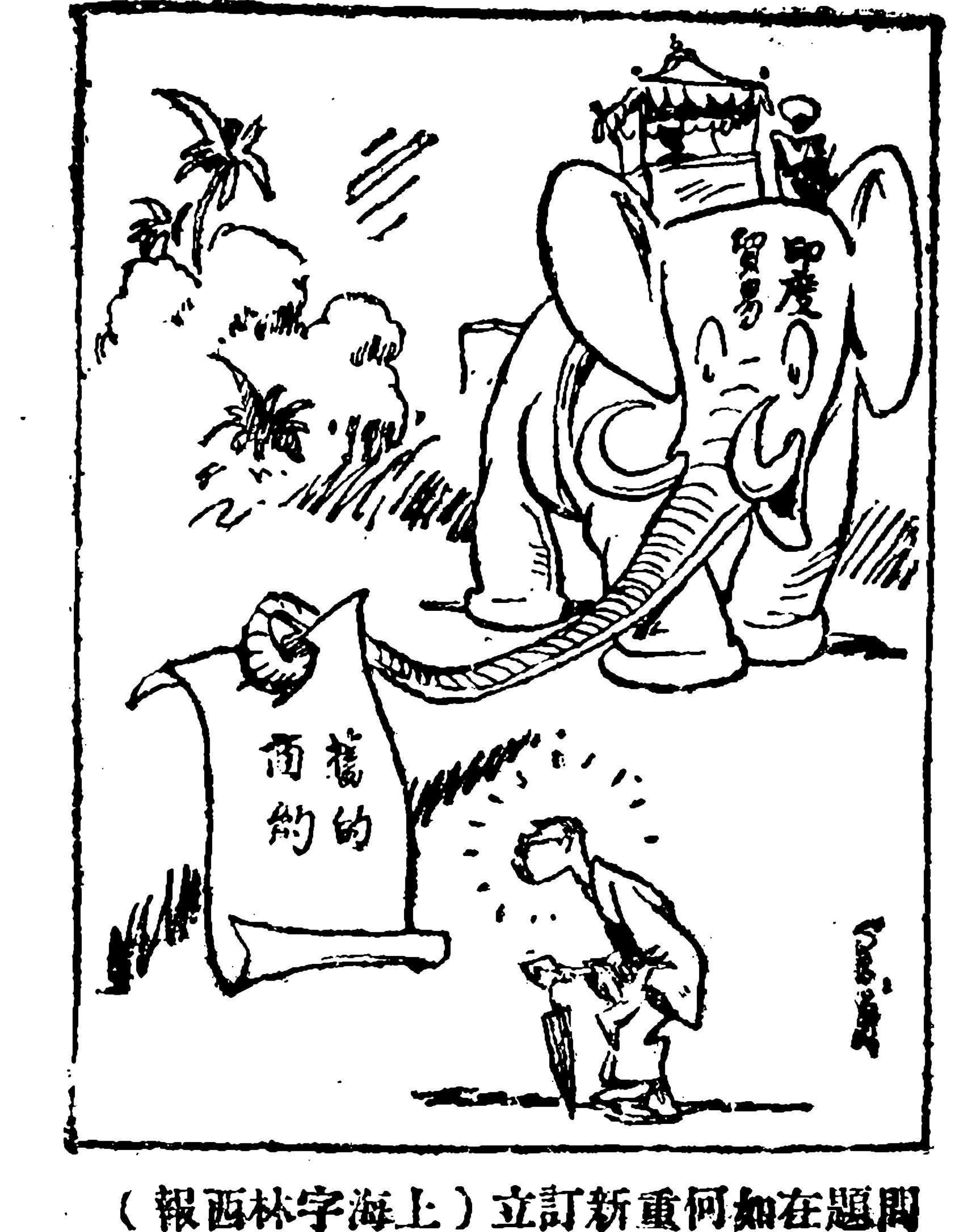
英美的比武（上海字林西報）

同之利益，共同之權力，以決定此等土地之處分也。三日日外相內田與赴美代表石井，談話五小時，對日本在華府談判應採之對策，有詳細之訓示，內容大體如下：(一)竭力說明「滿洲國」之發達，乃係維持增進遠東和平基礎之事實。(二)說明中國內政依然混亂，及排外運動乃係實現遠東和平唯一障礙之理由。(三)由遠東之現狀觀之，使其充分認識日本可爲維持遠東和平之擔當者之理由。(四)非戰條約强化之諮詢，條約之締結，日本因與退出國聯之同一理由，爲自衛權之最終的確保，特予以保留。(五)此外之經濟問題，遵照六省聯合會所決定之主旨，惟關於決定日美之通貨比率及關稅休戰案等重要問題，應俟本國政府之訓令。四日午後該代表及隨員等乘龍田丸赴美。我代表宋子文已經抵美，不日與羅斯福會談。

美法談判終了

出席華府談話會之法代表前總理赫理歐二十三日抵美後，由二十五日與美總統開始談判，至二十八日終了是日赫氏與其隨員離華府，動身前與羅斯福發一共同宣言謂「彼輩曾議及法國欠美之戰債問題，討論之結果，甚有進展。」美國希望所有欠美戰債之國家，清付六月十五日到期之戰債。美政府得國會之相當同意，預備於世界經濟會議後，重開整個戰債問題之談判。法國亦將清償其去年十二月到期未付之二千萬金戰債。歐洲欠美之戰債共爲一百一十萬萬金，但基於赫里歐與羅斯福談話之結果，此數量將減少。據美白宮表示美國與債務國進行談判後，或可獲得某種辦法。關於此點可注意者，即下院議長蘭奈氏宣稱，彼本人雖反對延付，但將贊助羅氏對此之任何請求云。一日美國上議員波拉，於談論戰債時表示，彼主張如各國普遍裁軍，美國始能允許緩期償債。

四月二十八日英國商會聯合會在倫敦舉行年會，席間曾討論戰債及英國金融問題。希望美國取消戰債，以求該國及歐洲各國之利益。會議對於英國金融，主張債權國接受貨物以代債款，不然，不返回金本位焉。法國保護商業計畫，自美國放棄金本位起，即開始草擬。設令美金跌價，超過百分之十五時，則將立予施行。英首相已返英三日在少桑勃頓登陸，謂此次談判結果美圓，彼與羅斯福對共同行動均抱極大希望云。



問題在如何重新訂立（上海字林西報）

美通過膨脹案

美上院議員湯姆斯主張之通貨膨脹案四月二十七日上院以五十三對三十五票之比通過。下院討論時，經熱烈辯論後始於本月三日通過，並以三百零七對五十六票之比通過農業救濟案中之貨幣條例。通過此案即等於予總統處理全國信用及幣制全權，不受國會限制。預料不久美總

統即有全權發行至六十萬萬金限度之新幣，及決定美元之金量矣。

裁軍會議又成僵局

自英首相麥克唐納提出新裁軍案後，遂成議題中心。美總統羅斯福四月二十八日宣言：美國願與其他列強，加入諮詢協定，共同抵抗國際所稱之「侵略」國家。「紐約先鋒論壇報」駐華盛頓訪員稱許此項宣言。謂爲自美國拒絕加入國聯以來，此爲最緊要之外交政策發展。二十八日美代表台維斯在日內瓦裁軍會議總委會，力主英國計劃，應全然採納。且美國認英國計劃，爲有價值之計劃，對於裁軍工作，確有貢獻。並於將軍火減到使大家合意之標準之前，可作進行步驟應循之計劃。雖該計劃包含一條欵，因其功績超過效力。此刻應努力將該計劃，全般採納，不必作妨害其均衡之修正。美代表對於使該計劃薄弱，或妨害裁軍會議成功之諸舉動，自必堅拒。此項聲明可視爲華盛頓談判之第一效果。等於美國接受英方計劃。且爲對德之一種勸告。

裁軍會議因德方強硬已瀕於僵局。二十八日德代表那多奈在裁軍總委會宣布德代表團所持原則，氏稱，德國所要求者，即爲按照國聯盟約第八條，進行裁軍。其要求適合於此種分際，毫無增減，該條意義，即爲普遍削減軍備，至保證一般安全之最小必需限度。德國要求與一切其他國家相同之保障國家安全權力。此項要求，現時更無爭執餘地。氏稱，「德國等候他國履行其裁軍担保，迄今已有十四年。德國雖有權立時獲得平等要求，但已同意一過渡時期。照約第八條雖規定裁軍應立時實現，但德國已同意分若干階段，進行裁軍，德國所要求者即爲一切之平等，此即爲信任之基礎」云，那氏繼說明德國對英方計劃修正案之意義，謂其旨趣在使英國草案更進一步，其主要點爲禁止並毀壞侵略武器與軍用飛機。德國接受五年之過渡時期，其條件即爲能使其要求之平等待遇，得以實現，凡其他各國所認爲防衛不能缺少之武器，德國亦可使用。三月英裁軍代表艾頓建議，對於警察問題成立一折衷案。按照該案，各國得保有某種額定之武裝警察，其數目將以軍力爲比例。如此項警察數額超過比例，則賸餘之額，將以軍力計算。德代表那多奈宣稱，彼準備接受此案，如能獲有圓滿之解決，即將撤回德國之修正案。關於現行之陸軍組織標準化問題，那氏聲稱，德國不拒絕考慮。但指陳，在短期內，對於目前根據強制軍役原則之軍隊，不易改變。氏又稱，據德國專家所得結論，以爲將來陸軍之組織，應採取綜合制，一方面保有少額之長期服役軍士，以維持國內秩序，另一方面保有鄉團，以供國防云。

英愛關係斷絕

愛爾蘭自由邦及英帝國間之一線銜聯，自三日因愛爾蘭之服從誓約廢棄，遂至斷絕，主席狄凡勒拉係「芬拉費」黨首領，主張(一)廢棄服從英王之誓約。(二)以關稅限制進口及補助進口之方法，提倡愛爾蘭之農工業。(三)提高愛爾蘭文化及語言，該黨極力主張愛爾蘭統一，建立一獨立政府與英國維持親善交誼焉。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四月廿八日起
至二十二年五月 四 日止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多倫失守。

▲敵軍總攻南天門。

▲國府令任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

▲劉文輝兵迫樂至川局緊張。

▲北平軍分會發現炸彈。

▲贛剿赤空軍大學轟炸固岡南村。

▲顧維鈞電中央謂因病不克赴美助宋。

▲法飛行家希爾茲由平飛滬。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何柱國軍入北戴河。

▲軍部調坦克車隊入贛剿赤。

▲改編義勇軍取消舊名目。

▲美國正式通告裁軍會擁護英國裁軍計劃。

四月三十日　星期日

▲敵機轟興隆投彈二百餘。

▲贛剿赤軍克復金谿。

▲蔣召川軍代表會商剿匪抗日問題。

▲蒙古救濟委員會在平舉行成立大會。

▲秘魯總統在首都遇刺逝世。

五月一日　星期一

▲國府發表贛粵閩湘鄂南北西三路總司令。

▲汪精衛在中央紀念週演講抗日與剿赤。

▲勞動節上海發生衝突五十餘人被捕。

▲東京遍貼反英標語。

五月二日　星期二

▲俄大使呈遞國書。

▲日陸軍省發言人言將擾平津。

▲行政院准金樹仁辭職。

▲國聯秘書廳草成不承認偽國問題之報告書。

▲敵機轟炸興隆。

五月三日　星期三

▲察北發現蒙匪多倫焚燒甚慘。

▲英下院工黨議員建議召集國聯大會，制裁暴日。

▲中政會決議設立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

▲王世杰到京就教長職。

▲京市黨電促胡漢民入京。

▲國聯發出經濟會請柬，訂六月十二日開幕。

▲英愛關係斷絕。

▲德政府令徵強迫勞動軍。

五月四日　星期四

▲敵迫我軍撤出灤東。

▲俄大使招待首都新聞界。

▲吳稚暉由京過濟赴平。

▲張學良抵義大利。

▲豫赤擾光山。

▲國府任邵力子為陝省主席，任朱紹良為甘省主席。

▲日代表石井深井等渡美。

▲美下院通過通貨膨脹案及救農案。

刊誤第十二期

采風錄第二頁第二十四行（溯伊詩）玉樹凋傷成宿草誤為玉樹半摧成宿草

論評選輯

新甘鐵路問題

蘇俄大使抵滬之日，吾人既已表示意見，茲者該使到京，行將執行職務，吾人特願提議一具體問題，以供當局之探討。

中國政府現在對蘇聯，想無意爲政治性質之交涉，即交涉亦不成。國黨之於俄黨，舊有深厚因緣，竟結嚴重惡果，惟其如此，其相互提攜之難，更甚於向無交誼之政府。是以吾人敢斷言曰：在目前贛共之嚴重形勢之下，中俄政府間，彼此俱無成立政治性質的諒解之餘地也。且自實際論，國民政府之外交，現在依然以國聯及北美爲中心，兩年來，雖飽嘗痛苦，得不償失，然關係既已形成，惟有如此繼續。況日本侵略，無法阻止，四省被占，無術收回，則年來之外交統系，勢更不能變更。而既重視國聯與北美，則勢不能與蘇聯謀政治的提攜。是以政策當否，姑作別論，單就事實而言，則中俄間之大勢，殆如是也。

是以吾人單就事實考察，以爲俄使到任，彼此開談之後，應先於經濟方面，協商舉辦一種雙方互利之事業。其最要者，吾以爲應築新疆通內地之鐵路。關於此點，吾人去年業已論及，然彼時無進行之機會。茲者復交換使，業已成功，則過年紙上之空言，應可作交涉之嘗試。夫甘新鐵路，中國自力不能興築，歐美各國，復吝於投資，現狀推延，雖半世紀亦無築成之望。東北淪亡，而西北閉塞，試問中國果何恃以立國乎？中山主義，鐵路本歡迎外資，去年實業部曾特訂歡迎外資條例，然無奈歐美財政家算盤甚精，又苦於中國國有鐵路，過去信用不著，故歡迎者雖殷殷，而投資者則杳杳。彼江海交通之區，尚不能得外資，則西陲荒漠，安能望歐美資本家之垂青乎？是以若欲國聯或北方之團體，承攬舉債，築路甘新，將如俟河之清矣。

抑吾不敢臆斷蘇俄便能投資，然至少可作一交涉。何則？此路如通，將爲歐亞幹路，較之西比利亞鐵路，路短而勢優。新疆以西，便接俄境，故與俄境鐵路，利益亦大。尤在此日本占領滿洲里綏芬，窺伺沿海省之日，蘇俄倘另有路可通東亞大陸，豈不甚願，且蘇俄工業，概屬國營，苟政策上認爲可行，則算盤上不必斤斤計較。新甘兩省，地方遼闊，人口稀少，此路初成，恐難獲利，故難望歐美資本家投資，意者蘇俄或尚可商乎？至具體辦法，謂宜商訂大批材料賒購合同，由蘇俄供給，長期攤利，以路產担保償還。築路計畫，應東西並進，東起西安，西起中俄邊界，同時興築，漸相啣接。西蘭段本屬隴海，而久不興工，應與比公司談判，使放棄該段。另成西新鐵路工程局，統轄全路之工程，至於工程費用，宜由中

國日報。將來路成，完全國有，蘇俄只有債權關係，不得干涉路政。吾以爲債能訂成一平等互利之模範合同，則歐美各國皆不能有異辭也。夫茲事體大，斷非如此簡單，惟吾以爲至少應可作爲中俄復交後之一重要問題，試行交涉。至詳細辦法，應待專家磋商。或者以爲如此將引蘇聯勢力之東進，吾以爲並無此慮。以四萬萬人之大國家，而不能保土護民，一年之中，喪失四省！是則在此後掙扎求生之長途中，但能有益於民族生存，尚何暇作各種顧慮？無論何國，凡願投資中國以開發實業與交通者，中國應無不歡迎；況由中東路之往事衡之，蘇俄勢力之在東北，與中國國權民生，俱無大害乎？茲當新疆民變，更感覺鐵路之急需，故提出此問題，願我當局一考慮其如何也。

（錄四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多倫告急

多倫方面，昨又告急。一般形勢，足徵日閥於多倫垂涎甚烈。其方法，或係側重操縱蒙匪，並嗾劉桂堂南犯，對熱河爲肅清內部，對察省爲相機而侵。代價務小，收穫務多，縱非頃刻鯨吞，亦必逐步蠶食。故不論關內戰局若何變化，察省之危機，定將日益重大。自灤東戰起，中外視線，咸注於平津，實則平津最不足慮，萬一有事，亦決不至永被占領，故形勢上雖可危，實則較不可危也。日本近一面挑起中東路問題迫蘇俄屈讓，藉以向英美法等國，表示其反赤防俄，一面乘華盛頓談話之時。欲緩和美國，使之轉換對滿政策，重行承認石井蘭辛協約中所謂日本之特別地位。是以特派當年訂約人石井，再度使美，其重視華盛頓談話會中政治方面之運用可知。當此之時，彼爲其國際便利之計，自以不犯平津有利。最近之灤東撤兵，即由此種政略的背景而來者也。惟多倫方面，情形異是。日本之製造僞國也，雖四省俱列舉，而蒙旗則無界限。該僞國宣言中，混言蒙古各旗，尤其解釋，豈特對內蒙有野心，即外蒙亦在可犯之列。又熱察兩省，無天然省界，蒙旗部落，雜於其間。日軍既占熱河，則隨時西進，或勾匪擾害，皆優爲之。而其地遼闊，人口亦少，微論國際不重視，即本國各界關心之度程，亦遠遜於平津等之大都會。近灤東撤兵，而多倫告警，足以知今後日閥行動之方向矣。

爲今之計，在察熱邊界，務須嚴重設防，大舉戒備，務使敵人非以大兵正式攻略，不能達其占領之目的。如此則察省之禍或可稍紓，蓋據日閥計畫，北滿方對俄紛糾，而四省之吞噬，亦並未完成，在此國際上政治的經濟的緊張之時，彼若用大部兵力，繼續西進，戰線延長，兵連禍結，就日閥而言，目前殊不合算。是以我果有較大規模之防守計畫，則常識判斷，應可暫戢敵人之野心。所最畏者，彼得之甚易，一如從前之攻熱耳。多倫沽源，口外一帶，樹木缺乏，千里荒寂，即構築工事，亦殊不易。且數月以來，因綏遠行政優良，股匪多竄察境，又加以各色義勇軍，由北滿熱河等處輾轉而來，故察東察北，皆在水深火熱之中。今欲防敵西進，保守察蒙，須亟行以下諸事。(一)於察東察北，趕築要塞式之正式工事。(二)調撥他線軍隊出口，加厚兵備。(三)改編義勇軍，加意安民，禁止徵發。(四)招內蒙各旗會議，扶助蒙民，完成合作。以上諸點，多關財政，當局或有心有餘力不足之憾。惟今後大勢，察省一帶已成事實的國境線，而障蔽晉綏，遠及陝甘，國家命脈所關，緊要超過河北。故爲今後立國之計，必須以全力鞏固西線，使三千年來祖先辛苦經營之塞上，不致再被攫以去。爲達此目的，數百萬之臨時費，斷不可省。而將來察省一帶，應劃作緣

兵區域，中匪遺剩之兵，應移駐省間，實餉給養，使歸政府。匪蹤不應害人民，且可因駐兵之多，而鼓勵人民之移住，人口日增，商業漸發，則邊防無形中自然充實。雄厚之兵力，與良好之秩序，二者兼之，可以保障察業之安全矣。

◇　◇　◇　◇　◇　◇

如何促進航空建設？

（錄四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自經去年上海抗日戰役，國人對於飛機之重要，異已痛切感覺，是以航空救國之說，囂然塵上。自北方戰事發生，航空運動，益見普遍。政府實行知新置機，社會鼓吹飛機捐款，然而按之實際，除河南確有民捐飛機，廣東正在擴充空軍外，其他大抵聞其聲而不見其事，比較日本兩三年間民衆捐贈愛國機數逾六十架者，誠不能不黯然內愧也。雖然，吾人決不信國民愛國，皆落人後，其所以長虛卻顧成績不彰者，殆別有原因在。質言之，上下之信用不相孚，國民之認識不澈底故耳。夫航空設備，需款浩繁，人才難得，非政府民衆，互助合作，於事不能有濟，即民間捐款提倡航空事業，亦非有聯合組織，整個計畫，不能廣號召而收實效。年來航空運動，成績不彰，實由國民對政府不信任，而民族自身又無健全之組織，共策進行，遂致支節叢雜，力分效寡，至足憾也。昨據京電，政府決定組織全國航空建設會，籌辦航空建設事宜，並經行政院呈請國府，聘任宋子文等四十人為委員，該會成立後，將集中全部力量而利進行云云。按去年上海曾有航空建設協會之發起，嗣又有航空協會之成立，前者頗有專門人才而聲氣不廣，實力較弱，後者則多係社會各界領袖，較近政府，而成效亦尚未著，兩會迄有合併之議論，迄未成為事實，今政府建設之會，不知與上海航空協會有何關係。吾人為促進航空建設，顧全事實計，以為不特上海兩會應當合併，即政府建設之會，亦宜側重民間團體，羅致社會人才，不宜成為官辦機關，轉不足以昭公衆之信賴，謀實際之推行，此今日最宜注意之點也。

按各國軍事航空政策，概係於平日準備一定限度之空軍力量，而同時以政府之輔助，獎勵民衆航空，以便廣培人才，發達工商，一面並可減輕政府擔負，迨至有事，立可徵用於戰陣，充實空中之威力，如德國雖依凡爾塞和約，軍事航空，完全禁止，然以其卓越之技術與工業能力，加以民用航空之發達，一遇戰事，立可轉化而編成千機之空軍，此一事也。蘇俄近年整軍經武，不遺餘力，其著手之處，胥圖制於機先，迎上前去，而不盲目追隨，故於飛行機，化學戰，戰車隊等，特別努力，更於民間設立國防航空化學協會，號召全國老幼男女加入，其數約千百萬人，以民間資金，獻納於赤軍之機，至有四百架之多，更由該會經營民用航空學校五所，氣球學校二所，是誠官民合作航空建設之模範。蘇俄民用飛機無異國營，機數約五百，廣拓航路，實為强有力之變象空軍，此又一事也。即在日本，亦於軍用飛機之外，積極獎勵民間航空，曾在政府補助之下，設立日本航空輸送會社，去年九月更設滿洲航空股分會社，自去年十一月三日起，已開始從朝鮮新義州經瀋陽，長春，哈爾濱，以達齊齊哈爾，既可練習人才，又以培養飛機製造能力，上月熱河戰起，軍用飛機，悉在作戰，而後方糧食被服之輸送，傷亡醫藥之運遞，概由民用飛機為之，此固寓軍用於民航之奇效也。此外若法，若美，若英，航空政策，大都類此，許多備空

軍，爲費最鉅，非任何國家所能堪，勢不得不寓軍航於民航，厚植第二線之實力。抑更就日俄兩國航空建設之經過，加以研究，尤有可以注意者：日本之有飛機，不過二十年，其正式研究組織，則十五年以來之事耳。方其初，廣購各國飛機，分別細密檢討，設廠仿造，年有進步，至今僅發動機尚不能獨出心裁，而機件機身，已饒多特殊發明，蓋除川崎三菱等大製造廠苦心鑽研之外，東京帝國大學更設航空研究所，培植若干科學專家，爲航空建設，特別努力，凡此皆於人才製造，雙管齊下，得其竅要，比較中國一味濫購外機，不立根本大計，誠不堪對照也。俄國充實航空力量，亦不過十年歷史，其法與日本所用者相同，一面購買外機，一面設廠自製，且多聘德美專門技師，教授研討，悉從根本下手，此皆中國所應取法者也。不特此也，美國航空設備，海陸兩方，俱臻上乘，所最得力者爲歐戰以後德國飛機製造，受條約禁制，於是德國人才，多爲美國羅致，德國發明，多受美國收買，是爲美國空軍有力之眞因。由此可見，言航空建設而不著眼於人才與工業，直等於兒戲而已。往者奉軍以航空力最强著名，實則多耗財力，濫買外機耳，九一八之變，瀋陽航空處爲日軍占據，得機二百餘架，內有法國新製之爆炸機，尚未開箱，日人且詫爲未見之精品，然而有利器而無人才，夫復何用？矧爲國防計，專恃購買而不能製造，一旦海上封鎖，寧有絲毫足恃？大抵國人積習，看事太易，對於現代戰爭，觀念尤不明瞭。去年上海之戰，日機肆虐，公衆譁然，責政府不以飛機應敵，當局懾於清議，勉派飛機參戰，初擬設根據地於蘇州，乃機場甫設，日機已來轟炸，二月二十二日美國蕭特中尉受中國之雇，駕戰機與日軍抵抗於空中，死焉。二月二十六日敵機復至杭州筧橋飛行場，大舉襲擊，我軍五機，爲之炸毀，迨以五機應戰，又毀其三，此由敵我空軍實力相差過遠，不堪對壘所致，衡以今日情況，依然如是，惟其如是，故今後航空建設，愈應切實籌維，不可稍蹈空虛。吾人因是主張：政府應與民間合作，民間應有整個組織。其方法：(一)仿俄國辦法，由政府提倡，設立航空總會於首都，設分會於全國各省市，辦理宣傳募款及研究事宜，捐得飛機，概交政府支配。(二)由政府設立航空研究所，聘任美德英法俄各國航空人才，製造專家，爲中國此類建設之指導，同時搜求本國相當人才，使受外國專家之訓育教練，以爲航空獨立建設之準備。(三)擴充商用航空路線，獎勵一般製造工業，以爲練習人才，設廠自造之備，樹立根本。以上三點祇須確定方針，按步推進，以日俄往事測之，不出十年，即有大效，望全國熱心之士，速速有以促進之也。

（錄五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今後之中俄關係

新任駐華俄國大使鮑格莫洛夫業於昨日謁見國府主席，呈遞國書，鮑氏頌詞，誠摯懇切，林主席答之於國府，特開創例，足徵中蘇友好關係，今後當益有進步，此中俄兩國國民所應同稱慶幸者也。在前歲莫斯科中蘇會議開會，中國屢以復交通商諸問題，同時並提，俄國之意則必先復交而後及其他，以此相持，久久不決。九一八以後，遠東形式突變，中俄誼切同舟，心心相應，因在日內瓦宣告復交，世界震動，日本尤甚，而最近之加緊侵略，力圖盡攫內蒙，亦未始不由於特有用心。在中國外交內政現狀之下，中俄友誼，遽求政治的深入？一時殆難希望，然而爲彼我兩國利益

計，互不侵犯條約，實應儘速成立。蓋自俄國言，因欲專心建設，保障安全，近年陸續與歐洲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不特關於政治問題，切實協定，即經濟封鎖，亦具明文，惟其如此，故蘇俄雖在資本主義國家面面環繞之中，外交上仍居泰然自若之地。但在亞洲，則日本對俄，不特拒絕此類條約之締結，且於滿蒙各處，厲以洶洶之勢，咄咄逼人，殆將藉壓迫蘇俄，顯示列強，爲其效忠資本主義之表徵，減銷侵害中國之反感，是以中俄對日，實屬利害相通，然則互不侵犯條約之締結，詎可再緩？抑中國今日對俄，本無積極要求，但期回到孫中山越飛宣言之誓約，勿復干涉我之內政，使中國早得休養生息之力，則他日提攜於國際場中，必視土耳其尤有利於俄國，今俄大使業經到任，竊願其從速促成此約，爲發揮敏腕之第一功也。復次關於通商問題，則我國利害之重大，殆較俄方爲甚，故中俄商約，亟應準備開議。查俄國爲貿易國營之國家，純採量出爲入之政策，進出口貨由國家居間調節，訓令通商代表執行，與各國之由商人自由交易者，逈乎不同；且因通商爲國家機關主持，故於通商代表，輒要求享有外交官待遇，駐在國欲加監察約束，異常困難，加以俄國通商代表在外國可以自由活動，他國商人，一入俄境，則取締奇嚴，動輒得咎，有此種種關係，對俄通商，不止一國際商業行爲，更在在與政治經濟外交混淆莫分，此爲最當注意之點。關於中俄通商，從前在絕交狀態中，俄國在新疆商務，固從未受過影響，東北方面亦復如是，即在華北及華中華南各地，俄貨仍能到達，煤油花標，傾銷之烈，原不始於今日，惟華貨之不能入俄，則自絕交後尤甚，豈特入俄，並外蒙且不得進去，是以就商務言，俄幾無求於我，而我則應從速與之交涉。按華貨入俄，自來以農產物與皮革茶葉爲多，現在東北淪陷，農產皮革，非我政府之力所能控制，而茶葉一項，則日本於民國十八年利用中東路中俄交惡之機會，運茶入俄，奪我地盤，即俄方不能付現，亦由日本政府之力，代付貨欵，補助日商賒賣，以期交歡主顧，久佔消費市場，一方面則俄國業於南部克雷門地方，設立試驗場，自行種茶，以免利權外溢，經此兩重打擊，中國茶葉，欲再恢復俄國市場，實非易事，故在勢關於對俄通商問題，我政府應有縝密計劃，對出入口，均應有相當統制，其於俄國駐華商務機關，亦應有監察辦法，免其逾越範圍，涉及政治，至於通商條約，更應提出互利條件：第一，無論進出口，不許其自由直接與華商擅定包銷契約，亦不許其駐華通商機關，逕向貨物出產地自由採辦，必須經由中政府特許，隨時調查控制，以傾銷稅及補助出口商人擔負賒欠之辦法，消息盈虛於其間。第二，應仿照意大利等國對俄商約之規定，依據兩國貿易情形，以定雙方交易之最低限度，易言之，須規定俄國每年至少應向我國購入價欵若干之貨品，以與彼國對華輸出貨品相調劑，良以俄國係用貿易國營制度，出入貨物，政府胥具壟斷作用，苟不明定限度，則俄貨可以盡量傾銷於中國，而對於華貨，則可以不予採辦，彼時縱令我方提倡，亦復無濟於事，故非有強迫購貨之規定，則通商條約，將成片面之利益，此不可不察也。抑吾人更有言者，現在東北規復無期，對俄商務，範圍縮小，此際亟須調查新疆與俄國通商之情形，以資釐定規程，蓋從前楊增新督新時代，雖曾與俄國有局部通商之談判，其章程迄未爲俄方所承認，今日自應查明現狀，訂入新約，現在新疆局面變化，此事應亟派員調查，此其一。外蒙與內地商務久已隔絕，年來察綏兩省，運動恢復，雖以日軍進犯，事經停頓，然外蒙需要華貨甚殷，終有

復行交易之希望，應由政府商請俄使，促成此事，且為解決外蒙問題之初步，此事辦到，於內地商務，利益甚大，此其二。此上關於中俄通商，內容極為複雜繁難，亟須主管各部，速行商討，確定方針，以與俄使開議，值此兩國感情，正在好轉之際，雖有困難，相信必能打破也。

（錄五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搾取東北之新陣容

日本佔領東北，瞬屆兩載。在最初一年中，因義勇軍自衛軍之奮鬥，其勢力終未能越出鐵路沿線範圍之外，故一切侵略計畫，未克從容實施。不寧唯是，即原有之日貨銷路及移民地方，亦因我東北民衆之堅決抗敵，不得銷售或安居，故其損失，亦殊可觀。迨最近八個月因義勇軍自衛軍彈盡援絕，紛紛退回關內，各地反日勢力，益形薄弱，而日乃得為所欲為，步步實現其侵略政策矣。近據彼都報章所傳，厥有兩事，最使吾人驚心動魄。其一為二十年計畫之滿蒙大測量，其二為滿鐵會社增資八億元日金，經營滿蒙鐵路礦山及北朝鮮之雄基清津兩港是也。滿洲面積兩倍於日本全國，而確實地圖，尚付闕如。今日我國所使用之東北地圖，大抵皆係轉抄俄而來，並非實地測量，加以考究者。中東路局所製造之東北地圖，較為詳密，然若按圖索驥，亦多不符。因此，日本陸軍省特籌劃經費一千萬元日金，期以二十年光陰，從新測量東北地形，調查地質，以為大規模搾取之基礎。聞其參謀部及陸軍陸地測量局已着手組織測量決死隊一百五十名，使用最新測量機械，從事工作。隊中備有各種輕便新式軍器，並偵察機若干架，及高射機關槍三挺，由空中協助進行。如此計畫，誠為世界創例。我東北所蘊藏之富源，歷久為野心者所垂涎，然此猶就業經發見或可推想而知者而言，若夫人跡罕到之區，如興安嶺一帶，究竟有何秘藏，尚無人能知之。今日本為籌畫搾取計，不惜以一千萬元之巨費，二十年之光陰，作精密之測量與調查，可知其野心，不僅在經濟，即在軍事上亦別有深意也明甚。

日本之經營東北，以南滿鐵道會社為中心，始終未變。當其初奪我東北也，國內資本家非不欲乘機投資，攫取利權。無奈當時關東軍幹部堅持反對態度，謂滿洲之經濟事業，決不容資本家任意攫取，非有一統制機關，在一定計畫之下，從事開發不可。此種議論雖不為國內資本家所歡迎，惟大權在握，不平者亦莫奈之何。旋經其政府考慮之後，始決定仍以滿鐵會社為搾取總機關，增其資本至八億元日金，庶有充分經營之財力。凡鐵路，港灣，礦山，製鐵，電力，森林等大規模事業，無一不在鯨併狼吞之中。而東北境內之鐵路，則用偽國委託滿鐵會社經營之形式，使其取得法律上之根據，以為對外之掩蔽。聞日本預定在東北建造二億五千萬公里之鐵路，故滿鐵所需要之資本，亦極可觀。夫二港二線主義，為日本侵略我東北之根本政策，二十五年來所爭持之吉會鐵路，即為貫通朝鮮至我東北最重要之一線。今敦化至圖們江岸[illegible]洞一段，業已完成通車，只待江上鐵橋竣工，即可直達朝鮮境內。而此線之吞吐港清津雄基兩港，亦已歸併滿鐵經營。因此朝鮮之鐵路，亦由日本國家委託滿鐵會社自今以往，實為北朝鮮及我東北全境之「東印度公司」，其勢力較日本未奪我東北時，更為偉大，而其侵略陣容，亦較前統一，此吾人所不容忽視者也

今日東北既在日本囊中，則日欲如何便如何，我自無力制止。惟如此局勢，亦殊不了。日於取得長城各口後，構築永久工事，據險扼守，不再前進。竭其全力，經營東北，經過三年五載，萬事俱成，將奈之何！我既不能以武力收復東北，又不能以外交爭回東北，則東北在彼掌中一日，即多攫取一分。吉會鐵路完成之時，即彼防守東北之實力，增加一倍。各國縱堅持不承認政策，於彼何傷？況世界上任何事實，果得繼續存在相當期間，事實上承認既不可免，而法律的承認亦不可逃。且哈爾濱為歐亞交通樞紐，豈能斷絕往來？而各國人民僑居東北者，為數不鮮，即在常時，亦豈能毫無交涉？是我不能打破其占領之局面，彼之得以從容侵略，又復奚疑？彼之大規模測量與滿鐵之突增巨資，蓋明知此局不至顛覆，故敢決然行之，而毫無躊躇。彼之所恃，即我之所慮。吾人試默想彼所計畫之東北鐵路網完成之日，更加以吉會鐵路全線之開通，則我之收復東北不更難於今日數倍乎？然我在今日已自歎無力，異日將如何？故為異日計，非自今日始，萬分努力，恐將永遠坐視敵人之攫取，而無法驅逐之。此舉國上下所不可須臾或忘者也。

（錄五月三日北平晨報）

◇　◇　◇　◇　◇　◇

威脅平津之又一聲明

日本之於中國，殆如伊索寓言中之「狼與羊」，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其何必如此做作，轉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也。旬日前，其陸軍省有一半官聲明，謂其軍隊將退至長城線，未幾其侵占灤東之部隊果一部分略退。然同時則猛攻古北口線，激烈戰鬥，亘一星期以上。夫他線既云不進，何必攻此一口，此已不可解矣。古北激戰之結果，我軍南天門陣地，一部分被其破壞，據官方宣布，已另集結於附近之新陣地，自是以往，我軍未再反攻。然當此之時，日軍攻占察哈爾省之多倫，彼間戰事，迄在進行中。灤東方面，則日軍雖略退，而李際春之部，依然騷擾，我方軍隊，勢不能不往維持地方，然並未與日軍接觸。此外長城各線，我軍皆未反攻。是以此旬日來之軍事狀態，華軍完全處消極的被動的地位，敵不接近，不戰，敵去不追。日方則進退自如，攻守由意，灤東欲退則退，古北欲攻則攻，多倫欲占則占。夫雙方實情如此，而前日日本陸軍省又發聲明，曰警告華軍，如再挑戰，當再進關內。日外務省發言人，昨解釋其意，謂日軍對華軍態度，早不可耐，戰如再起，規模必較前為大。上海日領署之發表，則明言此次如再發生戰事，當然進占平津。夫自上次聲明之後，古北古之華軍，坐守而無打，其他各口，停兵而不進，灤東部隊，僅於北寧路沿線，維持地方已耳，而今日依然被加以挑戰之名，並表示不復可耐之狀。此項理由，如何形成，無論何人，將百思不得其解矣。雖然，吾將伊索寓言「狼與羊」之事釋之。狼之吃羊也，本不需口實，而狼為體面計仍欲得一口實，至口實之合理與否，不問也，今日之事，不其然乎？日本初云為完成「滿洲國」而占熱河，熱河既占，則又為維持熱河而攻長城，迨長城占矣，則曰爾等軍隊，何相距之近，是熱河之治安，仍不安也。今者相距已較遠，華軍不反攻，然仍認為不可忍耐。誠如所云，蓋根本視中國國家之存在為不可耐耳。不然，其悻悻作色，何自來哉？大抵日本軍人，畢竟以為打仗尚不痛快，壓迫尚不澈底，戰爭慾與支配慾，畢竟尚未盡情發洩。故其行動為止境，計畫無範圍，縱有時決定一政策，而感情衝動

，仍可變更。最近空氣之變遷，即又一衝動之表現。夫日本今日乃與之無理可喻者，我政府於此，惟有自定其決心與政策。據昨日中政會決議，北平新設一整理政務委員會，以黃郛氏爲委員長，網羅各方面人物爲委員，觀其意，殆欲集思廣益，勉籌善後，由此命令，可以推想政府維持華北之苦心。雖然，敵情緊急，變幻無端，非具最後決心，無以應此非常之局勢。其最近之侵察東，較之威脅平津，尤爲重大。如彼方聲明，即我頓兵停進，猶爲挑釁，則我縱企圖緩和，恐竟不可得，況攻察戰事，又已發動乎？故軍事上如何決心，爲今日之第一亟務也。

（錄五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懷古人詩四章　疑盦

陶潛非忘世誰知坐使歛寄人遲莫常苦飢
我力不任耕扶衰猶歡醵攬鏡有慚色雪涕亦沾衣

陶潛

明哲偶有蔽說佛飾津津可仕亦可已澹泊凝其神
我憶顏先生去國留微呻達中稍近懦三歎欽慈仁

顏之推

寒籬太齋瑟琴柏歛其姿管寧自枯坐永默無文詞
嗟今東海濱婦孺淚彌彌安得著牀地與君爲委蛇

管寧

東坡近名者懼禍心惻惻歸佛亦未堅雕文自戕賊
浮華燿一世毛羽孔雀色孔雀今則無薀毒嗟何極

蘇軾

墨湛翁以張善孖所畫黃山蒲團松圖屬題即送其歸成都　小魯

天都雲景奇經歲爽游約突兀忽到眼信美慰林壑
張侯老畫師筆底鬱磅礴此幅彌足珍况是病後作
鄧翁今辭官遂結文字樂有時手一篇向我頻斟酌
有時手一牋呼取隔籬落話雨輒深宵聲聲聽巷柝
翁具冰雪姿自是松間鶴春初海南還晚福健腰脚
一錢蒲團依寧用長年藥如何將歸蜀奈此豺虎惡
甚日更重來相期訪黃嶽

光豐公園晚坐　拔可

辛夷已吐玉千盤細草如茵漸耐看無限賞心當日
暮最難攜手是春寒銷魂南浦才終盡對泣新亭淚
易乾祗有眼前眞實意不隨物我作悲歡

壽舫齋修禊因事羈津用王元之三日詩韻寄
呈同社諸公　翼雲

圍城甯忍負芳辰故侶雖稀總勝新水漲濠梁都爲雪園無花柳不成春覆巢燕豈思完卵近塞衣拚浣戰塵咫尺朴津歸未得主盟端仗白頭人釋戡病中以禊事不可廢屬倩父孑作斗人

三月十九日至定州偕蔣普生關伎生訪衆春園觀雪浪石　溯伊

燕山寥寂白溝堙片石流傳日月新磊落平生思面目縱橫陳迹見經綸諸賢亦自多憂患我輩無須說苦辛鬮食故應專此地如何絃誦廢明禋

上巳續禊招集菱湖分均得飛字　範之

使君修禊幾成例廿載金臺士論歸示我新圖詩草富呼朋曠野菜花肥南來觴詠猶堪繼北望河山已半非兵氣彌天春色黯羽書爭逐萬鴉飛

迎江寺樓獨坐　伯臧

一水直東還江南無數山煙帆穿柳出鼓臥苔開任世奪容懶聽鐘亦聱頑樓銜晴潑潑駝坐足開顏

逸塘詩翁枉過不值留數字而去卻寄　石遺

凡鳥如留兩字書望塵不及悵何如南人應有歸南意盡向吳門賦卜居

次答石遺先生　什公

詩叟飛來尺素書子昂以外更誰如買山自古吳門好況有幽人共隱居吟窩差喜膽藏書士室袁閎儻不如老去已無浮海勇九夷雖陋未妨居世亂偷閒且讀書稍聞竺典說眞如中原逐鹿英雄事奇貨誰言不可居一面從來勝百書覿爲面別悵何如探岩已辦阮家屐重訪香山履道居

上林春慢　題飲盦填詞圖　映庵

濯錦江波褰采渙流廿載鬢毛都皓廣樂在庭仙璈隔世依稀夢回瓊島此聲難返念河轉聽誰分曉漫相尋向醉會惜歡賦情娛老畫圖中翠巖憑好徵吟處一片石奇松矯辦枝瘦笻携雙蠟屐平生不虛幽討照塵春服更憐取藉眠芳草臥長瓶且莫負滌愁清醥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東寧縣	東寧縣志			案宣統元年設東寧廳、民國二年改縣、
琿春縣	琿春縣志			案宣統元年設琿春廳、民國二年改縣、
額穆縣	額穆縣志			
汪清縣	汪清縣志			
和龍縣	和龍縣志			
穆稜縣	穆稜縣志			
依蘭縣	依蘭縣志一冊 民國九年		遼寧	案光緒三十一年設依蘭府、民國二年改縣、
勃利縣	勃利縣志			案民國六年析依蘭地設勃利縣、

同江縣

同江縣志

案光緒三十二年設臨江州、民國二年改縣、三年改同江縣、

寶清縣

寶清縣志

案民國五年析同江地設寶清縣、

密山縣

密山縣志

案光緒三十四年設密山府、民國二年改縣、

虎林縣

虎林縣志

案宣統元年設呢嗎口廳、二年設虎林廳、民國二年改縣、

撫遠縣

撫遠縣志

案宣統元年設綏遠州、民國二年改縣、十八年改撫遠縣、

方正縣

方正縣志 不分卷

民國八年

知事楊步墀纂修。有民國八年自序、又郭宗熙阮忠植序、 楊步墀閩侯人、

凡目十、職方、（沿革、）建置、（城池、公署、縣治、）形勝、（疆域、地勢、山岳、江河、湖泡、）賦役、（戶口、田賦、國家稅、地方稅、）鄉閭、（村莊、巡警、團防、軍隊、）船渡、道路、）學務、（勸學

東方徐匯

所、教育會、學校、私塾、講演所、)風物、(風俗、宗教、氣候、種族、土宜、土產、)職業、(農業、工業、商業、林業、漁業、獵業、礦業、牧畜、)祀典、(孔聖廟、關帝廟、城隍廟、)拾遺、(古蹟、八景附、詩、)

樺川縣志六卷

民國十五年

知事鄭士純唐純禮修、賓縣朱衣點纂、有鄭士純唐純禮朱衣點自序、　鄭士純西安人、民國十四年任、唐純禮雙城人、十五年任、

卷一大事、沿革、輿地、(經緯、界限、區劃、形勝、險要、地質、山水、輿地全圖、)卷二交通、(陸路、水路、郵政、電報、電話、長途電話、軍用電話、)實業、(農業、工業、商業、)卷三物產、(動物、植物、礦物、)建置、(城池、市鎮、廨宇、監獄、倉儲、津梁、)職官、行政司法、選舉、自治、卷四教育、禮樂、(國慶、祀典、學校、禮制、)軍警、(陸軍、警察、保衛團、商團、)兵事、卷五田

北平故宮遼寧天春

制、(劃撥、墾放、升科、清丈、變賣)財政、(國家歲入、國家歲出)度支、(地方歲入、地方歲出)貨幣、(往時貨幣、現時貨幣)殖民、(種族、戶口、鄉村)風俗、(古俗、今俗) 卷六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薩媽) 慈善、衛生、人物、(節烈、賢範、孝行、耆儒、勳舊、忠節、循良、義勇、壽民)古蹟、(古城、古洞)金石、(古金類、古石類)藝文、(詩徵、文徵)

富錦縣

富錦縣志

饒河縣

饒河縣志

乾安設治局

乾安設治局

談岑春煊

岑春煊近卒於上海，其人亦一代英物也。以父毓英卹典，由郎中賞五品京堂，起家門蔭，累官雍圻，於清季疆臣，嶄然露頭角，庸鐵之中，無愧錚佼焉。少年爲貴公子，尙有紈袴之風。湯用彬『新談往』云：『春煊少跅弛，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宴如也。以狎優之暇識（何）威鳳，間接識（張）鳴岐。鳴岐後來事業，俱發軔于韓潭之間，而世人不知也。』又云：『光緒中葉，京師有三惡少之稱。三惡少者，岑春煊瑞澂勞子喬也。』春煊夙根較深，反正亦早。少年時代之岑西林蓋如是。

戊戌，光緒帝變法圖强，甄擢臣僚，春煊受知遇，以裁缺太僕寺少卿驟用爲廣東布政使。庚子之役，以甘肅布政使率師勤王，護駕西行，遂邀西后特賞，遷任封疆。相傳其時春煊初擬助帝收回政權，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說動之，乃不敢發，而益自結於后，論者多病其不能見義勇爲，然封疆重臣，統兵大將，多戴后，帝則勢處孤危，舉事不愼，將有奇禍，春煊縱欲建非常之業，其力亦苦不足耳。

光緒末葉，慶王奕劻長樞機，爲朝臣領袖，袁世凱督畿輔，爲疆吏領袖，並承后殊眷。二人深相結納，勢傾全國，而內則軍機大臣瞿鴻禨，外則兩廣總督岑春煊，獨深不直之，顯樹異幟，雖勢力不逮，然亦差相頡頏，爲所忌憚，以鴻禨春煊簾眷亦隆也。丙午，春煊在粵督任，稱病請開缺，冀內用。調雲貴，不就，堅請入對。翌年（丁未），復使再督四川，仍不願往，遂北上。行

抵漢口，電奏即日入京陛見，於三月抵京，未候朝命也。既召見，后慰勞甚至，勗其勿遽言退，並問所願。對曰：『如蒙准臣開缺養疴，自屬天恩高厚，倘不獲俞允，則留京授以閒散之職，亦深感鴻慈。』后因指帝而謂之曰：『我常同皇帝說：「庚子年若無岑春煊，我母子焉有今日?!」你的事都好說，我總不虧負你！』於是授爲郵傳部尙書。命下後，復召見，命即行到任。春煊曰：『臣未便到部視事。』問以故，曰：『以侍郎朱寶奎之惡劣，臣豈能與之共事乎？』因言寶奎劣迹，寶奎蓋賁緣慶袁以進者也。后曰：『爾言當可信，俟到部後查明奏參，當加罷斥。』春煊曰：『此等人臣不能一日與之共事，必先去之臣始可到任。』后曰：『吾非惜一朱寶奎，總須爾到部具摺奏參，乃有根據以下上諭耳。』曰：『皇太后果以臣言爲不誣，則臣今日面參即可作爲根據也！』后諾之，而寶奎即日罷斥矣。上諭云：『據岑春煊面奏：「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聲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寶奎著革職。』侍郎於尙書爲同官，非屬吏，而以未到任之尙書一言而褫本部侍郎之職，著之諭旨，實故事所無，當時后於春煊眷遇之隆，足見一斑。后知春煊與奕劻水火，欲調解之，因問以到京後曾否往謁奕劻。對曰：『未嘗。』后曰：『爾等同受倚任，爲朝廷辦事，宜和衷共濟，何不往謁一談？』曰：『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后亂以他語而罷。春煊屢爲后言奕劻貪劣諸狀，蘄早斥逐，以澄清政地。后雖不能從，意蓋不能無動。奕劻自危，以瞿岑互爲聲援，亟與世凱謀去二人，於是四月春煊奉旨再督兩廣，(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云：『……春煊復薦桂撫林紹年清亮，后亦信之。世凱睹狀，知己亦將爲岑黨所搖，適粵寇更作，乘入覲時爲后言：「周馥臣姻家，知其人雖忠誠，而年已及耄，粵寇再起，而其地革命黨尤煩，恐非馥才力所能制。臣過蒙慈眷，雖事非職掌，而不敢不聞。」后曰：「此爾愛國忱

，吾方嘉之。如言知兵及威望，固莫加岑春煊，而慮其不願再任粵事，奈何？」世凱對：「君命猶天命，臣子寧敢自擇地？春煊渥蒙寵遇，尤不當爲此。」后頷之，翌日命下。時春煊方將續疏論劻罪，而不虞已已外簡矣，知爲劻黨所排，陛辭日涕泣爲后言，朝列少正士，風氣日壞，國本可危，乞后省察。后曰：「爾言直，非他人所敢出，吾行召林紹年矣。」……紹年果奉召入值軍機。』可備參考。（惟林紹年由桂撫內召，入軍機，爲前一年事，是年六月即又出爲豫撫，費氏殆誤記其出軍機之時爲入軍機之時耳。）五月鴻禨放歸田里，政潮告一段落矣。

春煊辭不獲允，赴任過滬，稱病不前，冀有後命。至七月，知無望，將赴粵矣，忽奉旨開缺，仍慶袁輩中傷也。「慈禧傳信錄」謂係江督端方所媒孽。其說云：『春煊方居滬上，聯絡報館，攻擊慶袁無虛日，方乃以密書達樞廷，稱春煊近方與梁啓超接晤，有所規畫，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后覽相片無譌，默對至時許，嘆曰：「春煊亦通黨負我，天下事眞弗可逆料矣！雖然，彼負我，我不負彼！可准其退休。」於是傳旨准春煊開缺調養。而相片實方以二人片合攝之，以誣春煊，后不及知也。說者謂：「岑端亦結昆弟交，而方甘爲世凱報復，心誠險矣。」』可廣異聞，未知其審也。（罷岑之諭云：『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請開缺，迭經賞假。現假期已滿，尚未奏報起程，自係該督病尚未痊。兩廣地方緊要，員缺未便久懸。岑春煊著開缺調理，以示體卹。』與戊申世凱奉開缺養痾之諭，頗相映成趣，均「以示體卹」也。）

聲討洪憲之役，春託就兩廣都司令職宣言有云：『春煊將言，先不能無大慚。使春煊而才者，袁世凱豈能篡滿清三百年之業？辛亥則既篡矣！又豈能叛民國四萬萬人之國？今茲則既叛矣！於彼著其爲篡與叛之才，於此則著我無才以制此篡與叛者，乃使其竟篡且叛！』又云：『春煊不致

必此役之必勝，然而必有以答天下之督責不負兩廣之委託者，惟有兩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特有一種口氣，以光緒末葉同爲總督，袁岑兩宮保本齊名也。宣言蓋都參謀梁啓超代草。

宋平子（恕）於光緒末葉談督撫優劣，謂：「陶子方，岑雲階，果敢有風骨，第一等也。徐菊人，楊蓮甫，雖無大作爲，而和平寬大，亦尚不失爲第二等。張香濤，袁慰廷，均負盛名，然張皇欺飾，宜考最下。」

春天

劉水

春天給年青人傳來無聊的消息。美麗的黃鶯，成天在樹上清脆地唱着各種調子，聲音是那麼委婉，歎歎地散布到人們聽得到的所在；搖展的花枝爲鮮妍的顏色點綴得絢爛奪目：這景緻，是正佳好得如一個綽約的姑娘，可是年青的人們卻就爲這些難過。那難過，不是夏天的慵懶，也不是秋天的哀愁，更不是冬天的畏縮，不多不少祇是唯獨春天才有的難過！

魏四就正是這樣一個到春天便感受到無可奈何的人。在他的年齡上他才十八歲，鄉村的生活訓練到他身體的強健，生命力充滿他整個的人，勞苦的工作，粗糲的餐飯，是皆不能損壞或折磨到他的剛强的。基於這種理由，於是在朝晨，在晚上，或無論在什麼時候，某一種荒唐的事就總會被他想到了。而且那事，又是那樣地苦惱着他

不教他得一刻的安靜，所以他常常將春天咒駡着，不該這樣撩人，但春天還是春天，並不因爲誰人的咒駡而就減少他的誘惑，故這人的苦惱也就永遠是苦惱了。

他到趙家來，已經有兩天了。這兩天來的心情更是紋亂得如麻，黑夜裏，他作過誕妄的夢，無人時，他也作過年青人所容易有的罪惡的事，但這些能怎樣呢？對他顯然皆是無用處的。即他自己，也覺到這不是當前的需要；他是希望一點更實在更逼眞的魯莽，而這種衝動的加重，又特別是在看見玉子那孩子的時候。

若說玉子是美，那也不見得的。她祇也是一個普通在鄉間所習見的女子：眼大，臉色微黑，周身的發育則不缺少曲線的結構。人固然是平常的人，不過還對魏四那小子卻顯現着無限的魔力！好像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挑動了那人的心，使那在別的事情上皆剛强的孩子不得不爲之顚倒。一點隱密的遐思，一點想像的歡樂，他初初譜悟到人事的魏四，是頗覺有體驗的必要了。

但機會並不給他方便；男女的好事的成全，在一個農家裏並不覺所謂宦門爲容易的。舊禮教的束縛，使女人們皆覺到貞操的可貴：全身體珍重的一部交到某未必是自己丈夫的男子的手裏，那是爲人譏訕的醜事！人們既皆有權利說一點無干於己的話，那麼縱然是想作一點不規矩的事情的又一些人就似乎也有胆小的義務了。魏四處在這樣一種情形裏面，而撒野的性子還未達到高度，當然他是沒辦法解決自己這近乎災難的事。

魏四早晨起來的時候，微微覺到頭部發暈。但這是無關重要的，一個粗魯的人，誰也不介意到身體的不適，他們照料工作的用心比照料自己爲更多：生下來是要作工的。所以受苦應該是他們的本職。魏四是年青人，一切要更剛强一點，當然他不在乎此。

到地裏，太陽是剛出來。雀鳥照例地唱着，初初犁開的新土微微放散着芳甜的氣息。同來的兩個人，爲另一種歡喜心情所鼓舞，所以皆努力到自己的工作，耕地的耕地，鋤地的也鋤地了。魏四是該鋤地的又一個人，但是他很難將手法還當得如往日的敏速，一遲疑，自己就落後了。

「你這小子眞乏，才起來，就幹不動了。」和他同樣鋤地的張財，見他不行，就笑着說他。

「不是，我頭痛。」

「頭痛？算什麼，出點汗就好了。忙時候，可別歇工。」

聽這話，魏四笑了，他說：

「你是趙家兒子，竟替人家打算。」

「他媽的，你駡人。我是兒子，你是孫子」。

「我不是孫子，是姑爺。」魏四說完就又笑，因爲他想起了玉子。

「你壞。人家玉子還小，不興那個。」

「小？十六歲了，我比她才大兩歲。『男大兩，黃金長』。」

「誰告訴你她十六歲？」

「反正我知道。」魏四不即告訴他，意思是教他猜。

「玉子說的？」

魏四笑着說「是」。這時他眞高興極了；在一點虛僞情形裏，欺騙着別人，同時也欺騙着自已，年青人是每每在男女的關係上用此以自慰的。但張財卻又懷疑這小子能有這能力，兩三天的工夫，把玉子就弄到手上，他說：

「我不信。」

「你不信就罷。」

「眞的，是怎回事？」這人雖然娶了媳婦，而且年近三十，但好打聽一點密秘的皮氣卻不減少。

聽這話，魏四祇是笑，卻不說。

「唉？是怎回事，你若告訴我，我就給你講我娶媳婦時我們誰先說話。」

「一定？」魏四已爲同樣的好知道一點別人的密秘的皮氣而心動了，他這樣問，是怕那人撒謊。

「一定。」

魏四未說話又先笑，張財就逼他快說。

「誰說的？是她媽說的。」

「麼怎她媽說的？」

「昨晚吃飯時候，她媽說她：這大了丫頭，十六歲了，什麼也不會幹，嫁了人，還不挨婆婆打？——十六歲，是眞的吧？」

「我就猜不是玉子對你說的。」

「張財。你信不信，嫁了我，我媽準不打她。」

「你小子不說好話。」

「你小子也不要看不起人。」

二人非惡意的相嘲駡着，於是一條壠就鋤完了。再鋤第二條時，魏四想起追問張財和他媳婦誰先說話的事，張財不說，祇是搖着頭笑，魏四駡他嘴是牝驢撒尿那個傢伙，也不生氣。

日頭漸漸高了，晒到身上，癢癢的好像一隻女人的手在那裏搔。魏四這時又頗難過，他覺得天氣好祇是他的一種災難。自已原是需要在鋤地外還作一點什麼事情的人，可是那事情卻就渺茫得如一粒塵土！人大了，上帝就給他一點生理上的虐待，不能抵抗，不能委卸，而社會亦即是這樣培植一個人的長大，用禮教那東西戕賊到他的本能，這種由來的道理，是難於尋得出的，然而人卻就這麼活下來了。

魏四望了望天，天是淺淺的藍色；張財呢，則已出了滿身的汗，他媳婦給洗淨的小褂也濕透了；而同來耕地的李順，是正叱駡着喘氣的老牛；這一切皆是無聊的徵象。幾隻羊或犬的追逐，以至一雙蝴蝶的掠過，那種按着季節爲兩性所歸的方便，在年紀靑靑的魏四的眼中，皆成了一種與自已懸殊的對比。孤單，寂寞，苦惱……此等關於心情惡劣的形容字句，縱然他粗魯的魏四說不出來，但是在他那純潔的心裏卻眞眞地皆感到了。然而這能怎樣呢？規矩與習慣皆不能使他有

執外的什麼,便就是可以抱着鋤頭幹點除草的事,消磨着春天,也消磨着生命,將好事留到夢中或幻想裏去,於是吃飯,睡覺,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以內,一點風波也就不會惹起。但他魏四明白這道理麼?當然是不明白!因爲他不明白,所以他就要想想玉子,玉子的臉,以下,以下……

張財見他好久不說一句話,就問:

「你想什麼,魏四?」

「不想什麼。」

「不想什麼你不說話?」

「不是我問你,你不說麼?」

張財聽着這話就笑了,且說:

「你年青,不該打聽。」

「年青怎的?」

這把張財却問住了。因爲年青而就不聽一點所謂不甚規矩的話,那道理的出處他張財也不知道。不過這事實的確是無誤的,由來的習慣,老人的教訓,皆這樣拘束到鄉間多數的人,張財意識到自己的年齡較魏四爲長,於是就有心作一個長者所宜取的態度,先前是不肯說,現在驀然覺到是不該說了。

「又是你不說話了,唉?」魏四又這樣問。

「我說別的,不說這個。」

「我就問你這個!」魏四笑了。

見魏四笑,張財就也隨着笑。他看那孩子的神氣,心中想道:「他媽的,這小子是想媳婦了。」魏四問他笑什麼,他說他是想到一點可笑的事,就笑了。

「什麼可笑的事?」

「我看你是應該有一個媳婦才好。」

魏四對這反來沒有話說。一個年青人是總不缺少一點靦腆處的,明明他是需要着那麼一樣東西,但在爲別人所道破時,他就一口否認甚而至於發誓也未可知,魏四縱然不走極端,然而教他如另一種人乘機爲自己說點方便的話那也是所不能。他這時臉上微微發熱,揚手拭一拭額角的汗粒,就一言不發的仍舊鋤地。

看到魏四這局促樣子,張財就又哈哈笑了。他說:「可惜我不是你爹。」這意思是說他張財若是魏四的爹,就早給他娶媳婦了;然而他心裏却想這小子未免太沒出息,那有這樣年紀就想媳婦的?

關於罵人的技巧,一個鄉間人是不缺少的,聽到這話,魏四就毫不思索的說:

「我算對得起你,是不是,張財?」

因爲話的近於突然,把張財却愣住了,所以他說他不明白什麼事魏四對得起他。

「你小子胡塗!他媽的,我早早就給你娶媳婦了,怎麼對不起你?」這是魏四說的。

「我打你。」說是打,但實際並沒有打。

「天看得着你。」

「你再罵,我就眞打你了。」

吃午飯時,玉子正在院裏喂雞。她手中撒着穀粒,小嘴還咕咕的喚着,神情可愛得如一棵小野玫瑰。見到魏四進來,她就用眼睛那麼輕輕地瞟了一下,臉色紅紅地,春天的誘惑也影響到這純樸的村姑了。魏四雖不識所謂戀愛,但他却也會我與女人接近的方便的,於是他走近了些,故意數着雞的數目,讚美着羽毛的美麗,且說:

「那個大花公雞,至少有五斤重。」

「你說的!」玉子將大眼向上一翻,佯嗔地說着。

「你不信?」

玉子不答,一扭身把穀瓢到地下,跑了。

魏四頗覺到自己的沒趣,而心又像一隻小鹿樣的跳着,他想,玉子簡直太怪了,祇是這樣一

句不算什麼的話，也值得牠鼓起小嘴生氣？人小，脾氣可大，那牠為什麼又看我一眼？看我就別鬧脾氣，鬧脾氣就別看我，這成了一個玩皮的小狗了，你不惹牠牠卻找你，到你碰着牠時，牠就咬你！狗這樣可行，人這樣就不着人愛！玉子，從今後姓魏的不能理你，你去你的好了……魏四越想越覺不對，到後自己也生氣了。

他拾起一個石子，一下把雞打散了，雞咯咯地叫着。

「誰呀？」

魏四驀一擡頭，見玉子由窗內正望到他笑，方才說完話的兩片嘴唇，還未閉攏，魏四這時的心忽然又變軟了，他對他自己說：

「魏四你和誰生氣？人家還好好地，你就上來火了，這樣可不行！」

於是他將希望又放奢了些，對於自己的責難也就毫不吝惜，他怨他太錯怪人，他恨他太胡塗，人家玉子是個姑娘，害點臊是應該的事，怎麼就不體貼人家？將來情形再熟一點，那就該都好了，「魏四！你到忙的什麼？」他好像勸說另外一個別人一樣。

春天的午間簡直是無聊死人！雞皆徐徐的放着脚步，輕輕地叫着，有時側耳諦聽一點什麼響動，或不必啄什麼而卻故意向地上啄一下兩下，那樣子的消閑是如一個隱居山林的隱士在尋一點哲理或詩句，走倦了，就披散着翅膀臥到新土上面。人們所看到的祇是此種恬靜煩惱的景象，所以內心的所感，也就頗苦悶了。

魏四吃完飯後，心中沉沉地好像一塊石頭壓着。他信步走到街口，見柔柔的柳條已皆發滿嫩葉的，順手摘下一片，無意地拋擲着。驀然瞥見一隻啄木鳥向南飛去，他就想：「在春天，到快樂這個小東西了！」對一個雀之類的東西也肯發一點嫉妒，則這人的侘傺的心情是頗顯然的，但他還能怎樣呢？得意的人們皆哼着小調，得意的雀們皆唱着歌曲，得意犬羊又皆是東跑西跑，為一個自己所愛惜的雌物不惜與同類打架；而他魏四則偏就與得意無緣！他憤然說：

「他媽的！」

但魏四又自己笑了，他想：

「我還是罵誰呢？」

惱人的景色，仍不殊前此的一切。魏四來回的走了幾步，頓覺到此身之似乎無用！年青人所應該作的事情，現在是無希望了，但就這樣地閑置般的走着又豈是他少壯的魏四所能心安？打一打架也好，罵一二句野話也好，在年青人於無聊時是不缺少這習慣的，故當放羊的小黑走過來時，他就說：

「往那去，兒子？」

「你媽！」

「我打你。」

「你奶奶！」這孩子懂得罵架是遊戲的一種，故不生氣，而且想到對方的老人為自己所甘心的又增進一輩，就天真的笑了。

「他媽的，別笑了，我讓你哭。」說讓哭，他就將手握到那孩子的領子，問：

「還罵不罵？」

「罵——我操你祖宗。」

「我掐死你。」

「你媽會不讓你。」

其實魏四並不在意這話，他祇是為求力量的消費，於是就把這孩子摔在地上。土濺得四外的飛，他還是用力揉撓着。小黑在制勝上是用嘴的，所以巧妙地罵着各種的話，而魏四則僅是笑，間或問到對方還服不服軟，然而回答總是穢褻的話醉。

但我從小就在笑聲中長出來了。

魏四驀然聽得有人說話：

「你欺負人！」這是玉子說的。

這時他的心跳得利害；責備的話出之於自己心愛的人的小嘴裏面，這其間的苦樂當然是不相同的。然而經驗沒有給過他教訓，縱然他覺得歡喜，以為有與伊人接近的方便，但是說一點怎樣的話才可以合於目前的需要這卻是他所不知道。好久他才訥訥地說：

「我沒欺負你。」

玉子就笑着說：「為什麼你欺負你？」

「就為的不為什麼才不欺負你。」

「你敢！」

「我沒說我敢。」魏四說這話時是笑着說的。雖然他是粗人，但對方的「來意不惡」卻是他所明白，故將態度放自然一些，也就很可能了。

「我看你也不敢。」玉子的樣子顯着有一點冶。

「不是不敢，是不能。」

「怎麼不能？」

「你好。」魏四紅着臉說。

「我怎好？」

「你就好。」

「你好。」玉子說時走近一步。

「我不好。」

「我單說你好。」一個女孩子所有的玩皮的可愛處，很自然的流露出來。

「我好你不——？」

「不怎麼？」

魏四偏不說，而玉子卻偏不答應。兩人相視了好久，皆淺淺的笑着。青春的火，燃燒着他們的心。

漸漸玉子把頭低了下來，無言地弄着自己的指甲。正如有某一種事務觸動她心靈上的隱衷，使她近於悲酸地癡立在這裏。靈與肉的壓迫，禮教與慾望的衝突，有誰能顧及到這女孩子的難言的隱處？生她的父母，祇是能教導她一點在鄉間所應熟習的工作，及至到了自己認為相當的年齡，就因為幾許聘娶的財帛把她嫁出門去。什麼叫作她的幸福？更什麼叫作她的青春？這皆是他們所不過問，於是作女兒的，一切就被犧牲了。

魏四見她這樣就問：

「你怎的了？」

「我想一點事。」

「能不能告訴我？」

玉子不答，卻又嫣然笑了。魏四也猜到她所謂一點事是什麼事，所以很俏皮的說：

「別笑，我問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這人怪，」玉子雖是生長鄉間，不像新的女子懂得在愛上持一點矜持的態度，然而害羞卻是她並不缺少的特性，故她祇能說魏四怪，而不能大方地將自己地心思說與魏四。

聽這話魏四就說他一點不怪。到後他又問玉子為什麼午間她不理他，她說：

「我怕見你。」

「怎怕見我？」

「一看見你我就——」玉子的臉紅得如兩朵花，汗珠擠滿了小鼻子尖兒。

魏四的心又跳了，他顫着聲說：

「你說怎的？」

「若不我怎就說你怪呢，偏問這些廢話。」

魏四又微微的笑。回頭看早已跑回家去的小羔又驅着羊走了出來，口中輕輕地唱着，間或罵到這為自己所管理的畜類，並呼喚那為某一點彷彿或特異而起的名字，態度頗顯着幽閒。他心裏想想多麼這小子呢！

地上的影子已移動了幾分，玉子問魏四說：

「你多暫下地？」

「快了。」

「那我要回去了，想媽叫我。」

「不，我沒看夠你。」

「不讓你看。」玉子說時用手遮住了臉，從指縫裏窺視着外面。

魏四想要動手，但玉子霍地跑了，這時張財的唱聲已漸漸移近，魏四好像初初夢醒一般地呆立在樹下，心中是又悵惘又快樂，一個初經戀愛的人，總似乎飲一點酒，在事情的過去，於陶醉中依稀地想像那曾經的情景，於是自己就被留在一種複雜的情緒中了。

玉子與魏四，也如其他的戀人一樣，在挑逗裏，與忍受靈肉痛苦裏將日子打發去了。有時張財或問到魏四那天午間樹下的事，但他祗是不說。他對這人已有一點畏懼，總想能將那事隱藏過去，然而這人似乎更怪，把一半的精神已偷偷地放在偵察他們的行為上面，並不給他們方便的機會。

春已老了，花已謝了，春天已到了闌珊的地步，但是玉子與魏四還是未能因春之將去而就減少一點難過！他們所有的仍是熱情，他們所需要的仍是那憧憬中的曖昧的事。

又到了一個濃濃疏雨的晚間。玉子與魏四皆立在牆角，他們是緊緊的挨着，魏四不勻的氣息吹得玉子的額髮亂動。在這樣祗能心跳的時候，誰還能有一句話說？但聽沙沙的細雨將這沉沉的夜又催深了。到後玉子才說：

「四哥，我怕！」

「怕什麼？」魏四的聲尊有幾分啞。

「怕黑。」

「有我呢。」

玉子不作聲了。等了有一二分鐘的光景，她驀然舉起頭來，眼睛火似地射在魏四的臉上，祗得幾乎不能使人聽着地說道：

「四哥，是不是高粱藏住人時，你該下工了？」

魏四不答。他在慮分與猶中漾起一點辛酸的意味，同時將手探到玉子的腰際；但她怯怯地說：

「不，我不……」

同此春天所給他們的難過，同此春天又用一點快樂將難過摩回去了。一切皆是和諧與幸福，，悄悄地，悄悄地，在這濛濛細雨中輕顫着低微的呻楚……然而晴天的霹靂卻降下來了：

「魏四，我早就看你小子壞！」

這是張財

三，二一，

非想非非想室隨筆　貫一

北平陶然亭之香塚，其說不一。余考碑文。則曲妓死於非命。狎客為立此碑一說。為最近之。碑文云。浩浩愁。茫茫劫。鬱鬱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其碑陰尚有一詩。今忘之矣。

附錄

上海越界築路電話臨時合約

（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在上海簽訂）

上海市公用局，（以下簡稱公用局）交通部上海電話局，(以下簡稱電話局)與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以下簡稱公司)關於電話局公司雙方用戶通話，及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線以外，下文規定之地段，裝設及修養電話，訂立臨時合約如下，並經三方同意，在本臨時合約廢止以前，磋商關於上項事件之久長辦法。

第一條　電話局與公司為履行本合約，應各自裁斷在其本區域內投資裝置電話設備，並維持一切設備之合用狀態，除本合約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情形外，各不得在對方之區域內，裝置任何電話設備。

第二條　公司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線以外，已裝之電話，除本合約第三條及第四條所指者外，一經電話局通知公司拆除，公司應於接到通知後，三十日內照辦，並不得因此要求任何損失之賠償，公司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界線以外及本合約第三條及第四條所述區域以外所有之木桿電線及線纜，如電話局認為可用者，電話局得依雙方商定價格，向公司收買之，公司在上述處所，所有之公司電話設備，在未經拆除以前，應由電話局修養之，以維持在本合約簽訂日所有之良好狀態為準，公司允調撥具有經驗之電話工匠數名，歸電話局管理及付薪，在本合約繼續有効期間，公司應於簽訂本合約時，給付電話局銀一千元，作為此項電話設備之維持費，以後每隔三個月付銀一千元，此項給付，不因上述電話設備之拆除而有所增減。

除本合約第三條及第四條所稱之用戶外，公司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界線以外之用戶，除繳納公司規定費用外，電話局得向此項用戶徵收其規定之費用。

第三條　公司在第一附圖中，繪以黃色之區域，內有裝設修養及經營電話以供公衆之用之專權。

公司在上述區域以外，供給新用戶電話，應先得電話局之書面允許，並附同公用局執照方得工作。

第四條　(甲)公司對於房屋依靠第二附圖中所示之越界築路，而必須至少有一處通越界築路之全部現有用戶，得繼續供給電話，又對於房屋依靠該圖中所示之越界築路，而必須至少有一處通越界築路之新用戶，經電話局之許可，亦得供給電話，（本合約所稱越界築路指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界線以外所築之道路），此項現有用戶及新用戶均應簽具本合約第五條規定之表式，並應分四季向公司預繳電話局費用，每線每年銀十二元，該款應由公司向用戶代收，並將所收之款轉交電話局。

(乙)公司對於業產依靠第二附圖內所示之越界築路而必須至少有一處通該項道路之全部現有用戶，得繼續供給電話，又對於業產依靠第二附圖內所示之越界築路而必須至少有一處通該項道

路之新用戶，得電話局之書面許可，及公用局執照，亦得供給，本節所規定之用戶，應均簽具本合約第五條規定之書式，且除繳付公司費用外並應分四季向公司預繳電話局費用，現有用戶每線每年繳銀十二元，新用戶繳電話局所規定每線之全部費用，該款應均由公司向用戶代收，並將所收之款轉交電話局。

（丙）公司對於第二附圖中繪以藍色之區域，內除（甲乙）兩節規定以外之全部現有用戶，得繼續供給電話，又對於該區域內除（甲乙）兩節規定以外之新用戶，得電話局之書面許可，及公用局執照，亦得供給電話，此項現有用戶及新用戶，均應簽具本合約第五條規定之書式，且除繳付公司費用外，並應分四季向公司預繳電話局所規定每線之全部費用，該款應均由公司向用戶代收，並將所收之款轉交電話局。

（丁）公司對於第二附圖中，繪以黃色之區域外，除（甲乙）兩節規定以外之現有用戶，得繼續供給電話，又對於該區域之外除（甲乙）兩節規定以外之新用戶，得電話局之書面許可，及公用局執照，亦得供給電話，本節內所稱之現有用戶及新用戶，均應簽具本合約第五條規定之書式，且除繳付公司費用外，並應分四季向公司預繳電話局所規定每線之全部費用，該款應由公司向用戶代收，並將所收之款轉交電話局。

第五條　自本合約簽訂之日起，公司與第三條所稱之新用戶，及第四條所稱之現有用戶及新用戶，應於契約內訂爲條件，自本合約廢止之日起，於公用局先期一個月通知用戶與公司，謂各該區域內已有業經上海市政府正式認可之其他電話機關，可以供給電話時，此項契約即行取消，此項通話亦即行停止，此項條件載在三方商定之書式，（附式樣）其正張由用戶簽名後送存電話局備查，在本合約有效期間內，除電話局經上海市政府或軍事當局之要求，裝置關於警務火警或軍事方面之電話設備外，上海市政府或電話局不得妨碍公司依本合約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所取得之權利，且不得允許公司以外之其他個人或公司使用上海市政府所管轄之道路及土地裝置電話設備，但上海市政府或電話局所有各機關間之電話裝設及使用，與將來上海市政府或電話局因隨時增設新機關擴充此項電話之裝設及使用，不因本條之規定而受任何之影響。

第六條　公司應遵守上海市政府所頒佈之法規。

公司或其雇員爲應付足以影響電話業務之危急事故而致違犯時，經公司證明有不得已情形者，不以違犯法規論。

第七條　公司於本合約簽訂時，應向上海市政府繳納銀一萬元，作爲公司自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在附圖所示之區域內，享受經營電話權利之報酬金，以，二十一年七月一日以後之報酬金，另照長期合同內各方商定之報酬率計算之，公司繳納上述款項後，在本合約有效期間內，除土地稅及在本合約規定區域內普遍徵收之捐稅外，其他捐稅概行免納。

上海市政府對於公司所有機器電纜及其他固定設備，概不徵收捐稅。

第八條　電話局總局及閘北江灣兩分局與公司爲交換所間之通話設備，均暫維現狀，並照現行辦理，但如此項通話增繁，致一個月內有連續五日以上，在每日最忙時間一點鐘內所有中繼話線全部同時使用，達兩次時，電局與公司應磋商增設連接設備，以應需要。

第九條　經過租界接通電話局總局，與閘北分局

之電纜，暫維現狀，仍由電話局向公司繳費租用。

第十條　電話局與公司之線路，如有必要，應用安全方法及安全設備，以防受高壓電流之影響而釀成火災。

第十一條　電話局與公司雙方用戶互相通話，每次須繳納銀元五分，以三分鐘或不滿三分鐘爲一次。

第十二條　第十一條規定之通話費，電話局應得五分之二，公司應得五分之三，其帳目應每日核對一次，每月結算一次，雙方各負向其用戶收取是項通話費之責。

第十三條　如有戰事暴動擾亂或其他類似之情事發生，或有發生此類情事之形勢時，電話局或公司各得依其當局之命令，暫停通話。

　電話局或公司之交換所，因工作人員不敷分配，或其他原因以致工作過於繁忙，不能應付時，電話局或公司以書面通知對方後，得暫停通話，俟對於對方之用戶與對於自己之用戶，能供給同等有效之服務時，再行恢復通話。

第十四條　電話局或公司一經自己用戶告訴關於通話事件，對於對方有所不滿時，應即用電話通知對方，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再用書面通知，如經查明屬實，應由對方立即糾正，如一方之機件發生障碍，一經報告應於二十四小時內修理完竣，又如一方之職員有怠忽或失禮等情，一經通知雇主注意，應立即糾正。

第十五條　電話局或公司一方未得對方之書面許可，不得雇用現在對方服務或曾在對方服務而離職未滿六個月之人員，

第十六條　電話局或公司一方區域內之住戶，如有請求設置自用專線，以達對方區域內之一定處所者，雙方得各在其本區域內，裝設該需要之話線及話機，裝設後並應負責維持其合用狀態，但不得將普通話機移接於此項自用專線或其分機上，此項自用專線之裝設費租賃費及其他費用，由雙方依各所規定之自用專線收費章程收取之。

第十七條　於本合約或其條文之解釋意義或效力，或於本合約各方關於本合約所有之權利或義務發生疑義爭執或異議時，電話局與公司各推公斷人一人會同公斷之，如公斷人意見不能一致，由上海市政府與駐滬美國總領事會同推舉公證人一人裁決之，但屬中國或美國國籍者不得充任此項公證人，公斷人之公決，或公證人之裁決，對於雙方均有拘束之效力。

第十八條　本臨時合約，自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起算，以三方中任何一方，先期三個月之書面，通知廢止之。

第十九條　本臨時合約以中文爲原本，附英文譯本，遇有爭執時，以中文爲憑。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上海市公用局徐佩璜

（簽名蓋章）

交通部上海電話局徐學禹

（簽名蓋章）

上海電話公司

Frank Gill（簽名）

▲附件一　爲具結事，玆因在　路　號地點所有房屋，現在尚無上海市政府正式許可之電話機關線路，擬暫向外商上海電話公司裝用電話，以應目前需要，如將來上海市政府正式許可之電話機關線路達到該處而上開房屋仍繼續需用電話時，經該局書面通知後，當於一個月內改接是項電話機關之電話，所有因改接而受之一切損失，自願完全擔負，否則甘受相當處分，爲此具結，謹呈上海市公用局鑒核中華民國年月日請求人（簽

名蓋章）住址

▲附件二　逕啓者，玆送上臨時合約第三條所指第一附圖中繪以黃色區域以外之敝公司現有用戶清單一張，作爲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敝公司與貴局等所訂臨時合約之附件，在上述臨時合約期間內，敝公司對於第一附圖中繪以黃色區域外之現有用戶，得繼續供給電話，但自本日起，在上述區域以外之用戶，除繳付敝公司之租費外，並應繳付電話局所規定租費之小數，此項用戶應簽具上述臨時合約第五條所規定之書式，該項租費應由敝公司向用戶代收並將所收之款轉繳電話局，此外並送上房屋及業產，並不依靠亦並無出入口，通第四條所稱越界築路之敝公司現有用戶清單一張，以資接洽，並聲明此單所開用戶，即包括合約第四條(丁)項所稱之現有用戶，敝公司擔任將所有現有用戶，應具合約第五條規定之書式，儘臨時合約簽訂日起，兩個月內或經電話局書面認可之展長期限內簽送電話局，敝公司應維持其需要之設備，及裝置以維持其對於上述用戶之電話服務，本函所述各節，如蒙貴局等同意，請即見復以資證明爲荷，此致上海市公用局交通部上海電話局，上海電話公司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Frank Gill（簽名）

逕覆者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貴公司來函已悉，函中所述各節，本局等完全同意，相應復請査照爲荷，此致上海電話公司上海市公用局徐佩璜（簽名蓋章）交通部上海電話局徐學禹（簽名蓋章）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